

史略

卷一 太古 三皇 五帝 夏 殷 周
卷二 秦 西漢

リ 8
1705
1





1705
1

韓文公送子諱書深以人不通古今為戒
何如斯可謂之通矣精通固難粗通正亦
未易史冊浩瀚初學望洋今有一編書使
十行俱下者讀之不三二日而數千載之
本末大略已在胸次其於訓蒙便甚書林
葉氏於是刻梓以傳所以惠後學廣矣余
深嘉之為題其編首大德丁酉嘉平月望
豫章周天驥書



正統辛酉孟夏
書林余氏新刊

史略叙

史紀嘒唐世三代召前攷諸經可見矣
繇秦漢而下卯方萬國一敗一成壹離
一合紛紜乎數千百年之間簡籍灑灑
千緒萬端夫豈初學山並口耳以傳亡
所及乎先進亦曾氏慮後火數者汨其
所傳旨^キ當^ニ是^ニ召^レ采^レ取^レ司馬遷史記
班固^カ漢書^カ范曄^カ東漢書^カ陳壽^カ三國志
唐太宗^カ晉書^カ沈約^カ宋書^カ蕭子顯^カ南齊書

姚思廉梁書陳書魏收後魏書李百藥
北齊書崔仁師後周書魏徵隋書李延
壽南史北史歐陽脩宋祁唐書歐陽脩
五代史李燾劉昫宋鑑諸篇關平風
教之語定為一編故名其篇曰十八史
略開卷一覽古今出蹟粲然且百代
下及黎庶凡所召立身行己之間皆足
召為鑒戒云其所召垂裕後來亡心可

謂仁且遠矣惜乎述之學者莫究其源
來乘魚豕出惑世愚因音而釋之釐為
七卷召質其疑皆援引諸家非敢臆說
自知潛踰無所逃罪亦君學與教同志
脩而飾之庶斯文亡出色世時
洪武壬子秋七月戊申臨川陳殷序



立齋先生十八史畧目錄

卷第一

太古

三皇

五帝

夏

殷

周

春秋戰國

卷第二

秦

西漢

卷第三

東漢

三國

西晉

卷第四

東晉

南北朝

隋

卷第五



唐

卷第六

五代 宋上

卷第七

宋下 南宋

卷第

卷元

春秋傳

夏

周

太古

三皇

正帝

目錄終

史畧音釋凡例

一音文反切

一依玉篇廣韻及取聖經賢傳參考定編

一釋文接引

萬氏史畧筌蹄

郭氏帝王世紀

朱子四書

倪氏輯釋

蔡氏傳

鄒氏音釋

陳氏禮記集說

朱子詩傳

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呂氏集註

劉氏翰墨全書

左氏春秋傳

林朱音訓

李氏劉氏宋鑑

一累朝州郡沿革不一難於盡述今姑以翰墨全書為宗縣屬於府府屬於各道管轄軍民等司但除前元直隸大興等府編屬北平江東饒信編屬江西前稱稱路者今悉欽依

本朝改稱曰府餘並不敢強為之說一音文釋文隨便附注不以章句為拘讀者詳之

凡例終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略卷之一

前進士廬陵 魯先之 編次

後學臨川 陳 殷 音釋

番禺松塢 王 逢 點校

建陽縣丞南康 何景春掄 梓刊

太古

天皇氏以木德王去声朱云有天下者人稱之曰王則平皆做此木歲起攝提寅也太歲在無為而化

兄弟十二人各一萬八千歲地皇氏以火德王凡色齡青寅日攝提格無為而化不令而化

十一人亦各一萬八千歲人皇氏兄弟九人凡色齡青寅日攝提格無為而化不令而化

九州莫交青徐揚凡一百五十世也合四

萬五千六百年人皇以後案世紀人皇以後有日五龍紀

相繼以治而及于有巢禮記集

未之及故錄之以備參考有白有巢氏禮記集

為構木

九州長

無為而化

教食

薪燧以食木實之類也。至燧人氏始鑽燧取火，教人火食。烹煑在書契以前年代，國都不可攷。古文三皇。

太昊並結伏羲氏

太昊伏羲氏風姓。姓者統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代燧人氏而王。蛇身人首，始畫八卦。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負圖出河，遂則其造書契。其側以約事也。以代結繩之政。

始書 造書 契

紀以 官龍

上古未有文字，大事則結木，制嫁娶以雁。雁皮為禮。繩小事則結小繩以記之。制嫁娶以雁，雁皮為禮。者衣鳥獸皮，故結網罟，古教佃漁。獸也，漁捕魚，養犧牲。羊以雙皮為禮，故結網罟。古教佃漁。獸也，漁捕魚，養犧牲。羊色純者，也。以庖廚，故曰庖犧。太昊又號有龍瑞，以龍紀官。官名皆號龍師。木德，王都君之，主曰都於陳。河南庖犧崩，天子死，曰崩。女媧氏立，或云女媧氏伏羲妹也，亦風姓。木德。

笙簧

王始作笙簧。列苑中，而施簧管端，吹笙則鼓動其簧，以發聲。諸侯有共，恭下工氏，與祝融。顓頊戰不勝而怒，乃頭觸

補女媧

天。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維缺。女媧乃鍊五色，青赤黑石以補天。斷我，斷之而言，則音端上後，勸此。鰲當作蓬萊者，足以立四極，聚蘆灰以止滔水也。於是地平天

論補女媧 天在補女 不周在補 之山崩前

成不改舊物。或問：列子湯問篇云：昔者女媧氏鍊五色石，頭爭為帝，怒觸不周之山，天在折，地維絕。故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列子之說，與史不同。如何？曰：三代以前文籍未備，事跡固所難考。然據顓頊為黃帝之孫，祝融乃顓頊之孫，子女媧繼伏羲而立，則列子近是。史之不同，差傳習之誤。

與女媧氏沒，有共工氏太庭氏柏皇氏中央氏歷陸氏驪

連氏赫胥氏尊盧氏混上氾上氏昊英氏朱襄氏葛天氏

陰康氏無懷氏風姓相繇也者十五。當作世。何不敢說。

炎帝神農氏

為操為斲
未木耜木

而交為日
退易市中

下習
戈用

炎帝神農氏姜姓。人身牛首。頭有繼風。姓而立。火德。王斲

斲也。木為耜。似揉。揉上木也。木為耒。雷去。耒所以起土。今

柄始教耕。作蜡。祭平。周。日。大蜡。秦。日。臘。始。皇。復。更。日。嘉

也。平。一。以。赭。者。○。鞭。鞭。草。木。其。毒。嘗。百。草。始。有。醫。藥。教。人。日

中為市。交易而退。都於陳。徙曲阜。帝承帝臨帝則

帝百射帝直帝帝來帝襄帝榆姜姓凡八世五百二

十年。黃帝軒轅氏。索隱曰。有土德之瑞。

黃帝公孫姓。又曰姬姓。名軒轅。有熊國君少皞典子也。母

見大電。激。隳。曰。電。繞。北。斗。樞。星。北。斗。第。一。星。也。感。而。生。帝。炎。帝。世

襄。諸。侯。相。侵。伐。軒。轅。乃。習。用。于。主。衛。戈。主。刺。以。征。不。享。來。不

之朝。諸侯咸歸之。與炎帝戰于阪泉之野。地在。克。勝。之。出

尤禽

紀以雲

車作舟

子作甲

二制十

平。尤。能。為。之。軒。轅。作。指。南。車。古。制。不。傳。至。唐。始。定。其。制。車

以。昏。迷。軍。士。○。一。說。用。于。午。盤。針。置。之。於。車。亦。通。與。蚩。尤

戰。於。涿。鹿。郡。屬。北。平。之。野。禽。同。之。遂。代。炎。帝。為。天。子。云。前

姜。姓。相。傳。八。世。者。抑。帝。王。世。紀。及。古。史。考。之。言。也。此。云。遂

或。云。炎。帝。為。天。子。者。史。記。本。紀。之。言。也。二。說。不。同。未。詳。孰。是

後。亦。通。稱。曰。炎。帝。畧。通。其。土。德。王。凡。黃。以。雲。紀。官。為。雲。師

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緇。雲。秋。官。為。白。雲。冬。官。為。黑。雲。作。舟

車。以。濟。不。通。得。風。后。為。相。去。聲。力。牧。為。將。去。聲。後。無。音。者。受

河。圖。案。全。書。黃。帝。夢。見。兩。龍。投。圖。乃。齋。往。河。洛。求。之。有。大

見。日。月。星。辰。之。象。始。有。星。官。之。書。師。大。撓。切。巧。占。瞻。斗。建

所。指。柄。作。甲。子。容。成。造。曆。隸。首。作。算。數。伶。倫。取。嶰。蠶。谷。在

北。崑。崙。之。竹。制。十。二。律。篇。同。○。長。短。制。度。以。聽。鳳。鳴。雄。鳴。六。雌

鑄采銅

鳴六以黃鐘之宮。濁聲之長而上六律。黃鐘太簇姑洗蕤賓夷則无射六呂。太呂夾鐘仲呂林鐘南呂應鐘以候氣應。說見禮記集說鑄十二鐘。應十律以和五音商徵宮。嘗也。晝寢夢遊華胥之國。怡然自得。其後天下大治。去聲朱子云為理物之義者平聲後皆做此幾機。若華胥世傳。黃帝采銅鑄鼎。鼎成有龍垂胡髯下迎帝。帝騎龍上行。上之義者。上聲為在上之義者。去聲後皆做此。天群臣後宮從。去者七十餘人。小臣不得上。悉持龍髯。髯拔隨弓抱其弓而號。下後世名其處曰鼎湖。案全書。虢州府緡雲縣。仙都山有鼎湖。注云黃帝上天處。其弓曰烏號。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世紀黃帝在位百年。

五帝

少昊金天氏。去聲下吳金天氏

立也。鳳鳥適至。以鳥紀官。昭公十七年。○在紀少昊以金

紀官

德王在位八十四年

顓頊專項勛高陽氏

顓頊高陽氏昌意之子。黃帝孫也。代少昊而立。少昊之衰

雜神

九黎當時諸侯亂德。民神雜糅。不可方物。不可方物。類而求

○漢郊祀志。方音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平音。南當作

做依也。物事也。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平音。南當作

名少昊氏。司天以屬同。神火正黎。項氏子祝融也。顓頊司

地以屬民。使無相長續。始作曆。以孟春為元。歲首曰元。○

帝嚳高辛氏。玄囂之子。當作孫。案在紅黃帝生玄囂黃帝

曾後皆做此。孫也。生而神靈。自言其名。代顓頊而立。居

生而

四嶽舉舜

勤四嶽官各一人而總舉舜攝行天下事堯子丹朱不肖
笑曰賢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舜即位詳見孟子世紀
父曰不肖乃薦舜於天堯崩舜即位詳見孟子世紀
又甲辰終癸未在位實一百年

帝舜有虞氏

仁聖盛

帝舜有虞氏姚

姓

或曰名重華

重華也言堯既有光

合於堯故曰以重華為舜号也瞽瞍之子顓頊六世孫也顓頊生窮蟬窮
生句芒句芒生驩牛驩牛生瞽瞍瞽瞍生舜舜異母弟名象常

之孝舜盡

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善父母曰孝善兄弟曰悌蒸蒸又不格姦

讓畔

歷山在河東民皆讓畔田漁雷澤在濟陰人皆讓居陶

器不苦窳愈也窳病也通鑿注

云不憂苦節病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郡史記注聚

二女

女曰娥黃書傳女英釐里降于媯媯水名在今河中

也遂相堯攝政放驩堯平流共工逐棘蘇窳三苗之於

去凶八

舉才子八元元善也八元謂伯翳仲容叔達也皆高陽氏子春秋傳

九官謂禹稷契皋陶垂益伯咨十二牧牧養民之官曰守

史同猶今之知府也十二牧謂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雍

詩風歌
之南

於薦
天禹

四海之內咸戴舜功。五典堯從百揆時序彈五絃之琴

長三尺六寸六分五絃。後加文武二絃乃七絃。歌南風之詩而夫下治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也吾民之財兮時景星出。亦曰德皇王者不私入卿雲興同亦曰景雲王者德至山陵則慶雲出百士之執事也相和聲而去而歌曰卿雲爛兮禮漫漫兮日月光華且復不音者皆倣此且兮舜子商均不肖乃薦禹於天舜南巡狩。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崩於蒼梧之野。鄒氏曰蒼梧山名亦曰九疑在今道州寧遠縣南舜陵在焉或云舜崩於南越蒼梧縣之野未禹即位。世紀帝舜以士德詳未禹即位。王在位五十載。

夏后氏禹妙似姓或曰名文命。命教也言禹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故因以文命為禹號。鮪之子顓頊孫也。鮪湮陞塞也。一作洪水舜舉禹代鮪勞。

九州開
道通九

為律身
度身為

規繩左
矩右準

酒疏百
泣下罪

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入。陸地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棹。其狀如箕。擗行泥上山行乘橦。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也。開九州通九道。障九澤度九山。九言以上山不蹉跌也。州之道路山澤無不平治也。告下告於上則音谷後皆倣此厥成功舜嘉之使率百官行天下事。水土既平禹以玄圭告成功舜崩乃踐位。詳見孟子。通鑑禹既即位國號夏以建聲為律。索隱曰言禹身為度。王肅曰以法度左準所以右規。所以圓矩。人之準繩右所本動必應規矩也。一饋十起以勞。去聲下同。天下之民出見罪人下車問而泣曰堯舜之人以堯舜之心為心寡人為君。國君自稱曰寡人。百姓各自以其心為心寡人痛之古有醴酪。禮酒酪也。至禹時儀狄儀姓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者遂

鑄九鼎

疏儀狄收九牧之九州之金鑄九鼎以象九州三足象三德正

柔以享上帝鬼神鼎主調和供會諸侯於塗山春在壽執

王帛者萬國諸侯執王帛五玉附庸執禹濟江水出茂州漢

入海黃龍負舟舟中人懼禹仰天歎曰吾受命於天竭力

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視龍猶蝦蟇田上而逝南巡至會稽

而無角謂顏色不變龍俛也俯首低尾而逝南巡至會稽

雞山在紹興通鑑禹既渡而崩子啓賢能繼禹道禹嘗薦

益於天謳歌朝覲者不之也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也啓

遂立說見孟子有扈戶氏夏同無道啓與戰于其地在扶風鄂

文啓崩子太康立盤遊弗返有窮后羿胤去窮國后君

者立其弟仲康而專其政羲和一官主曆象授時守義不

服羿假王命命胤胤胤去侯征之通鑑后羿專權羲和守

讀

殺寒羿泥

義與此不同謂者不可不察仲康崩子相並下立羿逐

相自立羿寒泥錯右非又殺羿自立鄒氏曰帝

八年為泥子所滅夏相之右有仍國君女也方娠申也奔

有仍而生少康去聲其後少康有田一成十有衆一旅五百

因夏舊臣靡各舉兵滅泥而復伏禹之績自少康以來

歷王杼仲子少王槐杼子王芒槐子王泄芒子王不降泄子王

扃降弟不王厘觀子至王孔甲厘子好鬼神事淫亂夏德衰

天降二見左傳龍有雌雄陶唐氏之後有劉累上聲者學

擾饒上應劭音柔注云馴龍以事孔甲賜之姓曰御龍氏

龍一雌死潛醢海以食嗣孔甲藏必為醢以與復求之甲

既饗而再累懼而逃不能致孔甲貪虐力能伸鐵鈞索伐

發子王履癸發子號為桀多殺日桀貪虐力能伸鐵鈞索伐

發子王履癸發子號為桀多殺日桀貪虐力能伸鐵鈞索伐

發子王履癸發子號為桀多殺日桀貪虐力能伸鐵鈞索伐

發子王履癸發子號為桀多殺日桀貪虐力能伸鐵鈞索伐

擾劉神好孔
詭累鬼甲

一有
旅衆成田

征有
天啓下

六事

自責

太甲自責

以人禱。後人祭。湯曰：吾所為，去請者民也。請民而若必以人

禱。吾請自當。遂齋戒，防惠曰：戒，剪爪，削髮，素車白

馬，身嬰也。纏白布，以身為犧牲，禱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責

曰：政不節，歟！民失職，歟！宮室崇歟！女謁請，盛歟！苞苴魚

切，饋遺也。苞苴，也。行歟！讓夫昌歟！言未已。大雨方數千里。

湯崩，太子太丁早卒。太丁未立而死，故亦稱平次子。外丙

立，二年崩。弟仲壬立，四年崩。太丁之子太甲立，不明。厥德

三年，故為君憂三年，悔過自責。尹乃奉鬯，亳修德，諸侯歸

之。自太甲歷次丁子太庚，太庚弟小甲，小甲弟雍己，小

至太戊。太戊，茂俗音務，非後皆。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安國曰：

祥，妖怪也。二木一曰暮，大拱。兩手所曲曰拱。通伊陟，伊尹子。

曰：妖不勝德，君其脩德。太戊修先王之政，二日而祥桑枯

死。殷道復興，號稱中宗。號太戊。自太戊歷仲丁，通蓋是時

亳都，有河決之患。乃遷都于囂。外壬，弟仲丁。至河，曾甲，弟外壬。避水患，河決

遷于相。去聲。州屬河。至祖乙，河。曾甲，弟外壬。避水患，河決

河決之害，復遷于耿。又圮，圮，皮上。○河水于耿。歷祖辛，乙

子。次甲，祖辛。祖丁，子。次甲。南庚，子。陽甲，弟南庚。至盤庚，弟陽甲

自耿復遷于亳。殷道復興，自盤庚歷小辛，弟盤庚。小乙，弟小辛

至武丁。子。小乙。夢得良弼，輔也。曰：說，悅下。同。○說，為聲。胥靡，禁

于傳，嚴求得之。案：傳嚴，在陝州。虞魏之界，嘗有湘水，壞道

高宗使入求說，至此而得之。孟立為相，去聲。武丁祭湯，有飛

雉野，外鼎而唯鳴也。武丁懼而反己。紀，○反己，思道。猶，子孟

殷道復興，號稱高宗。自武丁歷祖庚，高宗。祖甲，弟祖庚。廩辛

維鳴

高宗復遷于亳

河甲相

相死

武無道

子相申庚丁次子至武乙子庚丁無道為偶人以土木為偶人謂之

天神與之博日博局令人為去行代行天神不勝乃僂通鑿

辱之為革囊革皮囊盛成下血仰射石下同釋音云凡

而射則之命曰射天出獵為去暴雷震死以其非命崩歷大

丁武乙帝乙子太丁至帝辛子帝乙名受通鑿作號為紂蓋法

日紂資辯捷疾手格格也猛獸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

始為象箸除去象獸名長鼻長牙生南紂諸父也

歎曰彼為象箸必不盛以土簋外方以盛黍稷將為

王杯玉杯象箸必不羹菹藿藿菜葉去聲短褐毛布

而舍芻蕘之下則錦衣九重平聲高臺築土廣室稱

去此以求天下不足矣紂伐有蘇氏有蘇以妲丹已紀女

去焉有寵其言皆從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盈鉅橋之粟

飾非諫

象箸玉杯

西酒林

廣以丘苑臺以酒為池懸懸肉為林為長夜之飲百姓怨

望諸侯有醉散同者紂乃重刑辟法也為銅柱以膏油

塗之加於炭火之上使有罪者縛之足滑跌墜火中與

妲已觀之大樂洛名曰炮施也烙洛也之刑淫虐甚矣兄

妾所微子微子數朝諫不從去之比于紂諸父諫三

日不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苦吊切世音口切

而觀其心箕子佯羊狂為奴紂囚之佯詐也古人為之箕子因

諫得罪而遭囚故為奴愚案微子去之欲存宗祀此干

殷大師微持其樂器祭器奔周文王所封之國鄒氏曰

仕於王朝而遇耳初不言其歸周也夫以商主同父之兄

而自歸於周是忘君辱身而先士其宗國矣微子其肯為

乎周侯昌文及九侯鄂侯為紂三公太師太傅太保曰三

史太尉為三公後以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為三公復置

師傳保在三公上光武二十七年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字

劉昌

麥秀之歌

改大司馬為紂殺九侯鄂侯爭諍也諫并脯之借亂昌聞而歎息紂囚昌姜里昌之臣散宜生散氏宜求美女珠寶進紂大悅乃釋昌昌退而修德諸侯多叛紂歸之昌卒子散立率諸侯伐紂紂敗于牧野在紂都朝衣去紂室自焚死殷亡箕子後朝周案史記武王既克殷乃封箕子為客者也過故殷墟去傷宮室毀壞生禾黍禾五谷總名黍苗似重俗謂曰糲粟欲哭不可欲泣則為去近婦人泣者淚下人近婦乃作麥秀之歌曰麥秀漸漸麥秀兒兮禾黍油兮盤彼彼童缺也云兮不與我好善也兮殷民間之皆流涕殷為天子三十世六百二十九年九通鑑作八案紀年殷有天下實六百四十五年

周武王

姜嫄

后稷

公劉

姬姓名發后稷之十六世孫也后稷名棄初欲棄棄棄母曰姜嫄原○姜姓姬名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跡心欣然踐之生棄以為不祥棄之隘鳥拜切巷馬牛避不踐徙置山林適會林中多入遷之水上鳥覆去翼之以為神遂收之朱子曰無人道而生子故棄兒時屹根入自如巨人之志其游戲好去種樹猶植也及成人能耕地之宜教民稼穡種曰稼種曰穡與於陶唐虞夏之際為農師封于郿台○朱子曰在別入編其姓號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京兆府武功縣別入其姓號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之出立夏后氏政衰不窋失其官奔戎狄之間西夷曰狄案全書今慶陽府安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百姓懷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豳州屬陝西今作邠公歷皇僕慶節子參通鑑弗皇僕毀隄俞

古公

大生瑞

昌立

公尚

子差弗公非毀偷高圍子公非亞圍子高圍公叔鉏通鑑作祖至

古公亶父甫後九係入各地名者音皆做此德德惠惠鬻鬻育育攻

乏去豷渡漆沮取平水經漆水出扶風杜陽縣程氏曰

其水入渭在涇水之踰梁山在岐山縣邑於岐山下居焉

甫謚曰邑於周地故始改國曰周豷人曰仁人也不可失

扶老携幼以從說見孟子所謂他旁國皆歸之古公長子

太伯次虞仲仲又曰其妃太姜姜姓生少子季歷又曰季歷

娶太任任氏姓生昌有聖瑞史記註季秋甲子赤爵太伯

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如荆蠻楚之舊号蠻者

南夷之各正義曰太伯奔吳所居城在蘇州北常州无錫

縣界梅里村其城及家見存而云荆蠻者楚滅越其地属

楚秦滅楚其地属秦秦滅楚故通號吳斷上髮文身刻其

濕以讓季歷語錄問大伯逃必之荆蠻斷髮文身者蓋是

無以仁天下遂父志而成其德者大者大伯之讓上以

大主之志下以成主季之業無非為天下之公而不為

身之私宜矣孔子之古公卒公季立公季卒昌立為西伯

稱其至德也已矣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各

紂命文王為西方諸侯之長得專征伐故稱西伯西伯修德諸侯歸之虞芮各

在今陝州干陸縣丙爭田不能決乃如周傳曰虞芮之君

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蓋往歸焉乃相與朝周入界見耕者皆遜畔民俗皆讓

長張二人歎相謂曰吾所爭周人所耻乃不見西伯而還

俱讓其田不取漢水出興元府番冢山至南歸西伯者四

十國皆以為受命之君三分天下有其二天下九州歸文

究莫尚有呂尚者呂尚姓尚東海上人東海全書作窮困年

老漁釣至周皇甫士安曰太公欲隱東海聞文西伯將

同獵卜之曰非龍非黿神獸非能獸似非羅碑而長頭高脚

非虎猛獸說文大非貌猛獸所獲霸王之輔果遇呂尚於

舉燧火諸侯

大戎殺王徙居東都

論事之東

孔子春秋始

齊桓晉文始

周鼎問鼎

孔子生

不好笑。王欲其笑。句萬方讀多其笑也故常不笑。王與諸侯

約有寇至則舉燧火召其兵來援於高地舉之以為號接

也乃無故舉火諸侯悉至而無寇褒姒大笑王廢申后及

太子宜臼以褒姒為后其子伯服為太子宜臼奔申申姓

州信陽軍之境王求殺之弗得伐申申侯召大戎攻王王

卒燧火徵召兵不至大戎殺王麗山下山在華州渭南縣

諸侯立宜臼是為平王以西都逼於戎徙居東都王城

時周室衰微諸侯強并併音併皆倣倣音仿不音弱齊楚秦晉始大

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而至平王非有大無道者也領主之

神聖諸侯服事然終以不換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

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於過也今夫富民之家遺子

孫者田宅而已不事而後主之敗皆不戒而然終不敢

義田宅今平王季文武成康之業而棄之此一敗而後

存而實亡者則不獨田宅之效也商雖有比雖水患也非

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平王之四十九年即魯隱

公之元年其後孔子修春秋始此春秋魯史記之名也子

而修之以示褒貶之法也平王崩太子洩之子洩王林

立崩子莊王佗立崩子釐立崩子王胡齊立齊桓公始霸

立崩子惠王闞立崩子襄王鄭立晉文公始

立楚莊王使入問鼎輕重王孫滿卻却音却音者皆倣此

德不在鼎及鼎之輕重不可定王崩子簡王夷立吳始僭

權王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孔子生於其時靈王崩子景

王貴立崩子悼王猛立庶弟子朝潮弒之晉人攻子朝而

立敬王丐猛母弟孔子歿沒於其時敬王崩子元王仁

編母弟

十一

趙魏
韓魏

論始編
此意之
諸侯
皆稱
王僭

立崩子貞定王介立崩子哀王去聲立弟思王叔帶襲
 弒之掩其不備而自立少弟考王嵬外又攻殺思王而自立
 崩子威烈王午立晉趙氏魏氏韓氏始侯周自東遷以來
 及是三十世而愈微諸侯用兵爭強號為戰國資治通鑑
 始此愚案公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莫大
 於名夫晉大夫暴滅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又
 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併棄之也
 先王之禮於斯盡矣温公編鑿而始於此者其亦春秋之
 意威烈王崩子安王驕立齊田氏始侯安王崩子烈王喜
 立崩弟顯王扁區立諸侯皆僭稱王顯王崩子慎觀淨王
 定立崩子赧奴王延立五十九年與諸侯約從從日從
 攻秦秦昭王攻周赧王奔秦頓首受罪曰頓首盡獻其邑
 秦受獻而歸赧王於周以卒周為天子三十七世初夏亡
 九鼎遷殷殷亡遷周成王定鼎於郊夾鄗辱卜曰傳世三

論源周
本固
流以
所久

十歷年七百至是乃過其歷也凡八百六十七年可馬
 自平王東遷曰以衰微至於戰國又分而為二其土地人
 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之以為主守文武
 之宗祧綿綿然火而不絕其故何哉蓋本固而源深且遠
 故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為本仁以為源自后稷以來至於
 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於耳目決
 於骨髓雖後世微窮其民將有陵慢之心則畏先王之禮
 而不敢為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
 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不然以區區數邑處於七暴國之間
 一月不可存况
 於數十年乎

春秋戰國



周平王以後為春秋之世其列國與周同姓者曰魯曰
 衛曰晉曰鄭曰曹曰蔡曰燕曰吳其與周異姓者曰齊
 曰宋曰陳曰楚曰秦此其大者餘小國若春秋所書杞
 許滕薛邾莒辛江黃之屬杞也許也滕也薛也邾也莒也不
 可盡述於十二列國之中有齊桓公宋襄公晉文公秦

决

十年生聚
十年教訓

越滅
吳蠶
去之

宰嚭諸子胥耻謀不用怨望夫差乃賜子胥屬鏹之劍
賜劍使子胥告其家人曰必樹吾墓檟檟名檟可材也抉
以自殺也吾目懸東門以觀越兵之滅吳乃自刎
抉出也夫差取其尸盛成以鵠鵠也投之江吳人憐之立祠江上
命曰胥山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周元王四年越伐吳吳
三戰三北也夫差上上姑蘇吳都亦請成也於越范蠡
不可夫差曰吾無以見子胥果如所料為帽明冒乃死
慎自面衣也以角為之方尺二十四角有繫於越既滅吳
後結之世祀吳自太伯至夫差凡二十五世越既滅吳
范蠡去之遺遺大夫種書曰越王為人長頸鳥喙許
鳥喙鳥喙爾雅純黑而反哺者曰鴨喙口也可與共患難去不可與共
安樂洛子何不去種稱疾不朝潮或譏種且作亂賜劍死
范蠡裝其輕寶珠主與私從去聲乘舟江湖浮海出齊

貨累
鉅萬

蔡仲
封蔡

舟行水史註去蓋以吳王殺子胥變姓名自謂鴻夷子皮而盛以鳴夷今蠶自以有
罪也父子治產至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去聲蠶
喟然歎曰居家致千金居官致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
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懷重寶間潛行也止於
陶今定陶縣自謂陶朱公貨財也累上鉅萬猶言魯人猗
頓荷當作姓問術焉問生財蠶曰畜內五牝字牝也
荷姓也必審乃大畜牛羊於猗氏十年間貨擬王公有王公之富也故天
下言富者稱陶朱猗頓
蔡侯爵都姬姓蔡仲之所封也周公蔡釁也蔡叔於郭
鄰孔氏曰中國其子胡仲率德改行去聲蔡叔復封于蔡後世至春秋之末為楚惠王所滅世紀
叔度至元侯九二十四也

曹 侯爵 齊姬姓 武王弟曹叔振鐸 唐之所封也 其後世至

春秋中為 宋所滅 世紀曹自叔振鐸至

宋 公爵 子姓 商紂庶兄微子啓之所封也 後世至春秋有

襄公茲父者 欲霸諸侯 與楚戰 公子目夷 襄公庶兄 請及

其未陣 行陣擊之 公曰 君子不困人於阨 厄 遂為 楚所

敗 拜下 世笑以為宋襄之仁 其後有景公者 葵 葵 嘗以

其時守心 葵感火星星也 心宋之分 去境野 宋 宿直等 公憂

乏 司星 星官 子韋曰 可移於相 使相 公曰 相吾之股肱 曰

可移於民 使民 公曰 君者待民 曰 可移於歲 使歲 公曰 歲

饑 穀不熟 民困吾誰為 去 君子韋曰 天高聽卑 君有君人

之言 三宜有動也 侯之果徙一度 歷數世至康王 偃有 雀

生 生

魏 向與豫為敵國 偃淫虐 天下號之曰桀宋 謂其虐 周慎

靚王 案通鑑當 時齊湣 一作 主與楚魏共伐宋 滅之而分

其地 世紀宋自微子啓至

魯 侯爵 姬姓 周公子伯禽之所封也 周公誨成王 王有

過則撻伯禽 撻已 伯禽就封 公戒之曰 我文王之子 武

王之弟 今王之叔父 然我一沐 盥 三握髮 一飯 吐 三吐哺

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 賢人之魯 慎無 咄 以國驕

入 太公封於齊 五月而報政 戰也 周公曰 何疾也 曰 吾簡

其君臣禮 從其俗 伯禽至魯 三年而報政 周公曰 何遲也

曰 變其俗 革其禮 喪三年而後除之 周公曰 後世其北面

臣事齊乎 夫扶政不簡 不易 下 民不能近 平易近民

必歸之 周公問太公何以治 平 齊曰 尊賢而尚功 周公

問政 魯

魯封

孔子都宰
定公會齊侯于夾谷

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太公問周公何以治魯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寢微也弱矣伯禽十三世而至隱公為春秋之始伯禽而下歷考公熙公幽公魏公厲公釁公真隱公之弟曰桓公桓公之子莊公莊公有庶弟二人曰慶父其後為孟孫氏曰叔牙其後為叔孫氏曰季友其後為季孫氏是為三桓世執國命歷子班春秋閔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至昭公伐季氏三家共伐之三家及公奔乾干侯晉以卒弟定公立以孔子為中都宰中都邑屬東尹大夫曰今日長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為司空掌邦地居四進為大司寇官掌邦禁誅去聲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在今東海郡孔子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請具也左右司馬官掌邦政統以從既會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

齊魯人
侵地

孔子少子
誅外

是旌龍劍戟鼓諫却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為好也和夷狄之樂何為於此齊景公心作懼也指麾使齊有司請奏宮中之樂懷倡倡倡非佻儒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曰匹夫從惑也迷亂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加法焉首足異處謂分景公懼歸語去其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於是齊人乃歸所侵魯鄆韻汶問陽龜陰之地以謝魯也左傳註鄆也謹也龜陰齊所侵者至是歸魯案三解詩註汶陽乃今泰安州奉符縣也孔子言於定公將並同隨許規也切三都三桓私邑以強公室叔孫氏先隨右季氏隨費秘孟氏之臣不肯隨成圍之弗克詰錄問既不便休曰不及孔子亦去魯矣若孔子由大司寇攝攝行相事使久居之自須有箇外置孔子由大司寇攝攝行相事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皞正卯說少正卯名也居三月魯

其類

子貌類也。陽虎止之。有顏淵後文語既免也。反于衛。主蘧伯

南醜靈公所為。史記衛靈公與夫入南子同車使孔子為

德之去之。過曹商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桓魋宋司馬向

桓公故又伐拔其樹。有天生之語。適鄭。鄭人曰東門有人。孫其

類也。似堯其項。胡講切。類阜陶。適其肩類子產。自要

同以下不及禹三寸。墨索類然。若裘平家之狗。史記註往

簡子至河。水出崑崙而北合湟水。至長城南。至華陰。入海。聞寶鳴

犢舜華。大夫殺死。臨河歎曰。美哉水。洋洋乎。立之不濟。此

命也。反于衛。又主蘧伯玉家。靈適陳。案論語則絕糧當在此時。適蔡。如

葉。楚邑。反于蔡。有沮溺耦耕。事楚使又聘之。陳蔡大夫謀

曰。孔子用於楚。則陳蔡危矣。相與鼓徒也。圍之於野。孔子

序書

刪詩

喜易

曰。詩云。不黃篇。匪兕。解青色。野牛。匪虎。率彼曠野。上

切吾道非邪。吾何為。於此。子貢。姓端木。曰。夫子道至大。

天下莫能容顏回。子曰。不容何病。然後見君子。楚昭王

興師。人為師。迎之。乃得至楚。將封以書社。地七百里。隱

曰。古者二十五家為里。各立社。則書社者。書其社也。令尹子

其社之人。各於籍。蓋以七百里之人。封孔子也。令尹子

西。楚相號為令尹。不可。孔子反于衛。時。公已來。有答。李

康子迎歸魯。哀公問政。服之。謂民終不能用。乃序書。上自

唐虞。堯典。下至秦繆。秦誓。通刪。山古詩三千。為三百五

篇。詩三百。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蓋。火。不。歌。之。謂。曰。歌。

禮樂自此可述。晚而喜易。序彖。象。繫辭。說。卦。文

言。彖者。文主所繫之辭。說。卦。之。吉。凶。如。亂。之。元。亨。利。貞。

是也。孔子從而釋之。故通謂之彖。今各卦彖曰。以下之

辭是也。象者。周公所繫之辭。卦。下象。解。卦。之。象。謂。之。大。

象。如。乾。以。天。為。象。是。也。又。下象。解。卦。之。象。謂。之。小象。如。

因曹
春秋

軋之替龍勿用是也孔子從而釋之故通謂之象今各卦
象曰以下之辭是也繫辭所以統言天地之間與人事之
終始說卦所以陳說八卦之德業文言之所章述也讀易章編三絕
以釋論乾坤之妙理皆孔子之所章述也讀易章編三絕
韋皮也古者以皮編簡因魯史記作春秋自隱至哀十二
披閱之勤故至三絕
公宣公桓公莊公閔公僖公文公定公哀公絕筆於獲麟春秋經止
麟一白麟屬身牛尾筆則筆於書削則削削則削而子夏
馬蹄毛髮之長也
名商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三千人身通六藝衡書數者
七十有二人顏回閔損冉舟甞雍宰子端木賜冉求仲由
齊焚須有若公哲哀魯哀顏由商瞿漆雕開公良需公西
赤原憲公冶長南宮韜秦商顏刻司馬黎巫馬期梁鱣琴
牢冉儒顏幸伯夏公孫龍曹邱陳尤叔仲會秦祖奚穀公
祖茲廣黎公西與宰父黑公西箴據駟赤冉季公肩素非
漆雕從無及公夏宋勾井疆步衣乘石休蜀邽異施之常
申振榮欣顏之僕孔忠薛邦石處懸置左郢狄黑商澤任
不齊榮林顏增原挑漆雕修懸成年七十三而卒子鯉字
顏相已上實七十六人出家諸孟子其門人也
伯魚早死孫汲急字子思作中庸三章

孟母
三教

名軋字子車一與魯孟孫之後生於鄒滕州幼被慈母三遷
之教初合近墓次徙近市三徙長上張受業子思之門道既
通游齊梁不用說見朱序說退與萬章之徒難去疑答問作七
篇趙氏曰九二百六十一字老子者楚苦作王屬晉州具
人也李姓葛洪傳云李氏名耳字伯陽又曰字聃為周
守藏史納籍藏孔子問焉故叔問孔子於老聃老子告之
曰良賈商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孔子去謂弟
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水行獸吾知其能走
走者可以為網游者可以為綸日綸飛者可以為矰矰
射矰而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聲天也今見老
子其猶龍乎老子見周襄去至關萬氏云函谷關愚案當
尹與老子俱之流沙關令尹喜守關令尹姓喜名見氏惟大全曰子將隱
流沙在玉門關外

老子
龍

康叔封衛

入崩曠

子思却言人當長短棄

桓公封鄭

矣。為夫我著去書，乃著道德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其後有鄭州南人列禦寇即列子著二十篇蒙莊州人莊周亦為老子之學治老氏之學。莊周著書侮孔子而謂去諸子焉。請說諸子之徒

衛侯爵都朝政姬姓武王母弟康叔封之武王同母之弟各封之所封

也。後世至春秋有靈公夫人南子宋女之亂亂子蒯快曠

切怪欲殺南子不果出奔說見左定公十四年公卒立蒯曠之子輒

公蒯曠入是為自公輒拒之子路姓仲名由與豫其難去

太子曠之臣孟厲以戈擊子路斷纓冠繫子路曰君子死

冠不免結纓而死衛人醢子路孔子聞之命覆福醢醢子路

衛輒之難遂為衛人所醢孔子聞之而覆葉家醢蓋痛子路之多矣然子路即見不戰國時子思居於衛言苟變則非知其非義而苟為也

可將衛侯公曰變嘗為吏賦於民食入二雞子故弗用

子思曰聖人用入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

起梓子思曰木各苦良材如柳葉廉而白連抱曰拱

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君處梓戰國之世而以二卵

上棄千城之將干城皆所以扞外此不可使聞於鄰國

也衛侯言計非是向而群臣和去者如出一口子思曰君

之國事將日非矣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

其非為卿大夫出言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

詩曰小雅正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解見宋周之諸侯

惟衛最後亡至秦并天下為帝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紀世

衛自康叔至君角凡四十三世

鄭伯商都西周畿姬姓周宣王庶弟桓公友之所封也桓

內後從熒陽

相子

叔虞

重耳

公子武公與其子莊公並為周司徒數世至聲左傳公相去聲子產子產者公族之族國氏子產父字子國故以國為氏名僑喬孔子過戈鄭與子產如兄弟云詢穆襄鄭穆公以來鄭無歲不被晉楚之兵子產受之以禮自固雖晉楚秦非之暴不能加焉鄭至周烈王時君乙為去聲韓哀侯所滅韓徙都之世紀鄭自桓公至君乙凡三十三世

晉侯爵初都平陽後徙曲沃又徙絳姬姓成王弟唐叔虞之所封也成王幼與叔虞戲削桐葉為圭瑞玉曰圭曰以此封若也史佚逸其名也請擇曰王曰吾與之戲耳佚曰天子無母戲言遂封唐後世至文公霸諸侯文公名重耳耳重耳於蒲重耳所獻公之次子也獻公嬖於驪姬驪戎女殺太子申生而伐重耳於蒲重耳出奔十九年而後反國嘗餒內上

寒食

六卿

也於曹介子推吹姓推各之語助也云割股以食嗣之及歸賞從去聲下亡者狐偃趙衰初危顛頡賢魏犢平而不及子推子推之從者懸書宮門曰有龍喻車矯矯頃頃失其所五蛇喻介五臣從之周流天下音龍飢乏食一蛇專喻割也股龍返於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于中野與叶上公曰噫恨寡人之過也使入求之不得隱綿上地在山中焚其山欲使子推死焉後人為去聲之寒食荆楚歲時記清明前三日禁火綿綿謂之寒食詳見胡曾詠史詩文公環綿上田封之號曰介山文公卒其後遂世為霸歷襄公靈公成公景公厲公至悼公霸業復盛又歷平公昭公頃傾公公室益弱而六卿范氏知智氏中行欒氏趙氏魏氏韓氏皆大歷定公至出公知氏與趙魏韓氏分范中行氏公怒

韓趙魏為三晉

胡陳

六公封齊

小白

四卿反攻公。公出奔而死。哀公立。韓趙魏氏又滅知氏而分之。幽公立。晉獨有終曲。伏辭州驕驕也。餘皆入韓趙魏氏。號為三晉。烈公立。三卿以周威烈王命為侯。又歷孝公至靜通鑿靖。公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共廢。靜公為家人。人猶

也。而分其地。晉絕不祀。世紀晉自叔虞至。陳侯爵都。媯媯。姓虞舜之後。胡公滿之所封也。周武王求而封之。後世至春秋。有公子完者。出奔而仕于齊。陳後為去。楚惠王所滅。而完之後遂大。于齊為田氏。世紀陳自胡公至閔公九

五世

齊侯爵都。姜姓。太公望呂尚之所封也。後世至桓公霸諸侯。五霸桓公為始。名小白。兄襄公無道。群弟恐禍及子糾。奔魯。管仲傅相之。小白奔莒。鮑叔傅之。襄公為去。

五小白

九合諸侯

同弟無知所殺。無知亦為入齊大夫所殺齊人召小白於莒而魯亦發兵送糾。管仲嘗避也。欄莒道射石。小白中。夫帶鉤也。條環。小白先至齊而立。鮑叔牙薦管仲為政。公置怨文。救也。而用之。仲字夷吾。嘗與鮑叔賢。古也。坐分利多自與。鮑叔不以為貪。知仲貧也。嘗謀事窮困。鮑叔不以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為怯。知仲有老母也。仲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桓公九左傳作合。諸侯一匡也。天下皆仲之謀。一則仲父輔之也。尊二則仲父。仲病。桓公問羣臣誰可相。去声。易牙何如。仲曰。殺子以食君。食史作適。管仲曰。願君遠易牙。公曰。非人情。常情也。不可近。開方何如。曰。倍背。親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近。蓋開方故。衛公子來奔者。也。堅樹。刀周。堅其姓也。何如。曰。自宮以適

公子立

晏子

晏御

君自受官刑而為非人情不可近仲死公不用仲言卒近

之三子專權公內寵如夫人者六皆有子謂長衛姬生武

公鄭姬生孝公魯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生子雍公薨諸侯死五公子爭立相

攻公与管仲初欲立孝公尸在床无殯歛者古者死三

而後殯殯而後六十七日尸蟲出千戶自桓公八世桓公

歷無虧孝公昭公子舍懿公惠公項公靈公莊公至景公

有晏子者事之名嬰字平仲以節儉力行重於齊一狐裘

三十年狐貉裘皮衣也狐裘大夫之豚肩不掩豆豚豕也

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足以掩豆故假豆言之

耳禮貴不豐不殺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而得其供饌者七十

餘家晏子出其御也之妻從門間如字窺其夫擁大蓋

也策駟馬意氣揚揚自得既而歸妻請去曰晏子身相齊

國名顯諸侯觀其志當有以自下子為法人僕御自以為

足矣是以求去也御者乃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以實對

實言蓋之薦為大夫為大夫公使晏子之晉與叔向晉大夫

私語以為齊政必歸陳氏如其言景公後五世至康公景

而下歷子荼悼王簡公田和受周安王命為侯遷康公海

濱以死姜氏遂絕不祀世紀齊自太公至

田氏齊者本媯姓故陳厲公他它子完之後也完奔齊為

陳氏後又以陳為田氏完事齊桓公為正官主百工卒

謚易名既後敬仲五世譜系至釐同子乞氣事齊景公為

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酌民以太斗行

陰德於民而公弗禁由是得齊衆乞專政卒子成子桓登

切弒簡公立平公封邑大於公所食謂成子所封邑猶恒

陳完奔齊
為陳氏
後為田氏

太公
受命

淳于
使于

卒襄子盤立與韓趙魏通使去声蓋三家且有晉而田氏
 且有齊也歷莊子白至太公和遂以周安王命為侯卒子
 桓公午立卒子威王因齊威王名立初不治諸侯皆來伐
 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使淳于髡坤名淳于請救于趙齊
 平濟金百斤車馬十駟駟馬髡仰天大笑王曰先生少之乎
 髡曰臣見道傍有稜田者操聲一豚蹄酒一壺祝曰甌窶
 婁滿篝芻藳沃焉邪耶滿車尺遮五穀來蔽蕃熟稜稜
 豐猶滿家輒篋高田汗邪底田蒲篝滿皆契滿載而歸也臣見其所持者狹
 也所欲者奢也故笑之王乃益黃金千鎰逸四兩曰鎰白璧
 瑞玉名白虎通云外圓十枚車馬百駟髡乃行時齊國幾
 象天內方象地是也不振王乃召即墨大夫語去声之曰自子之居即
 墨也毀言曰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關人民給官無

烹阿
對即墨
大治

威王
以賢
為室

事東方寧是子不懼吾左右以求助也封之萬家召阿屬
 陳大夫語之曰自子之守阿音余言曰至吾使人視阿田
 野不辟人良貧饑趙攻郵屬濮滕子不救衛取薛陵阿阿
 阿音未子不知是子厚幣事吾左右以求譽也是日烹阿
 大夫與嘗譽者群臣聳懼莫敢飾詐齊大治諸侯不敢復
 致兵威士與魏惠王會田同于郊城外日惠王曰齊有寶乎
 王曰無有惠王曰寡人國雖小猶有徑寸之珠在廣地
 也王照車前後各十二乘去者十枚威王曰寡人之寶與
 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不敢為寇泗上狗各出
 南音固示野陪尾山西南過彭城又東也十二諸侯相說皆來
 朝朝有盼子者朝即盼也讀如使守高唐地在趙人不敢
 東漁於河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徐通鑿註音則燕人祭

使田忌救韓

孫臏策

北門趙人祭西門燕在齊北故祭齊北門趙在齊西故祭齊西門賈逵曰燕趙之人畏齊侵伐故祭求福有種去首者使備盜賊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兼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威王卒子宣王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鄉衍淳于髡田駢慎到之徒七十六人皆為上大夫也是以齊稷下或曰山名學士盛且數百千人然孟子至而不能用魏伐韓韓請救於齊齊使田忌為將以救韓魏將龐切薄江消嘗與孫臏上同學兵法消為去魏將軍自以所不能及以法斷刑也其兩足而黥擊黑刑也高誘曰謂刻其之齊使去至魏竊載以歸至是臏額以墨實其中曰黥之齊使去至魏竊載以歸至是臏為齊軍帥直走並下魏都消去韓而歸臏使齊軍入魏地者為十萬竈明日為五萬竈又明日為二萬竈消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倍日并

虜太子

見王求昭

行逐之臏度入其行當至馬陵在大道隘而旁多阻可伏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曰龐涓死此樹下令去齊師善射者萬弩弓有臂夾道而伏期暮見火舉而發消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以火燭也萬弩俱發魏師大亂相失消自剄曰遂成堅子之名堅臏諡也齊大破魏師虜太子申宣王卒湣王立靖郭君田嬰者宣王之庶弟也封於薛齊東平府有子曰文食客數千人名聲聞於諸侯魏為孟嘗君秦昭王聞其賢乃先納質致質於齊以求見至則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也昭王幸姬師古云之姓貴於諸國之女故婦人羨姬曰願得君狐白狐腋十號皆林姬後因總謂眾妾為姬姬曰願得君狐白白者為貴裘蓋孟嘗君嘗以獻昭王無他裘矣客有能為狗盜者入秦藏狀曰藏物中取裘以獻姬姬為去言得釋即馳去

變姓名夜半至函谷關在弘農郡關法雞鳴方出客恐

秦王後悔追之客有能為雞鳴者鷄盡鳴遂發傳史註今

之驛出食頃追者果至而不及雞曰田文所質禮者至於

士亦陋矣然微此二人幾不脫於死矣當是之時雖道德

禮義之士無所用也然道德禮義之士當救之於未老亦

無用也孟嘗君歸怨秦與韓魏伐之入函谷關秦割城以

和孟嘗君相去聲齊或毀之於王乃出奔潛王滅宋而驕燕

昭王以齊嘗破燕之故與諸侯合謀而攻齊燕軍入臨淄

潛王而與燕共分齊之侵地王孫賈從去聲潛王於莒而失

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晚來吾則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

還吾則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走汝不知處汝尚何歸

焉賈乃攻淖齒殺之淖齒潛王子法章義而立之保莒以抗

燕臨軍

法章

不

田單以燕軍

田單攻狄

燕時齊城惟莒即墨入推平田單為將軍身披

版鋪錐屬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抗伍收城中得牛千

餘為絳繒疾陟切赤色繒也衣畫畫五彩龍文束其角灌

脂油束蒿也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隨其

後牛尾執怒奔去聲燕軍所觸盡死傷而城中鼓譟從之聲

振天地燕軍敗走七十餘城皆復伏為齊迎襄王於莒封

單為安平君單攻狄三月不克魯仲連曰將軍在即墨曰

無可往矣宗廟亡矣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莫不

揮泣奮臂欲戰今將軍東有夜掖邑屬萊之奉西有淄水

秦安州萊蕪縣上之娛黃金橫帶騁乎淄澗都府東流合

原山東北入海入海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故不勝也單明白厲氣

巡城立於矢石之所援枹枹鼓枹之狄人乃下襄王既

史記

馮驩
作歌

客

後攻

立而孟嘗君中立為諸侯無所屬獨王畏之與連和初馮驩聞孟嘗君好鼓琴而來見置傳音宿音舍十日彈劍作歌曰長鋏音劍音歸來乎食無魚音過之幸音籠音異音饋音舍食有魚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輿音車音過之代音鞭音奉音之舍出有輿矣又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音姑音孟嘗君不悅時邑人訟音不足以奉客使入出音則音音音春入非自出而後皆音此錢於薛音錢音以奉客音貸音借也者多不能與息也音孟嘗君乃進驩請責之音責音者不納驩往不能與者取其券音燒之音驩既及薛見薛民多貧而終不取孟嘗君怒驩曰令評薛民親君音驩言吾所不取者將以音孟嘗君竟也為薛公終於薛襄王卒子建立母君王右賢事秦謹與諸侯信君王右卒音多受秦金為音去音反間音及共謀以離

不助
攻秦
王奏
于秦

也音勸王朝秦不音戰之備不助五國音攻秦秦王政既滅五國兵入臨淄王建遂降項遷于共音共音下音同音處音并音之松柏之間而死以齊為郡齊人歌之曰松柏邪音邪音住建共者安邪音言建用客不詳使為反間乃致此耳音世紀田齊自太公受命至王是凡七世趙之先本與秦同姓祖於蜚音文音庶有子季勝其後有造父者事周穆王以功封趙城音霍州音由是為趙氏春秋時有趙夙者事晉夙生成子襄音初危音襄生宣子盾音人曰趙襄冬白之日也趙盾夏白之日也冬白可愛夏白可畏盾生朔大夫屠岸賈音粘音同滅朔之族朔有遺腹子武音沒音而音生音也武名賈索之不得朔客程嬰公孫杵臼相與謀曰立孤音而音無父與死孰難音嬰曰死易音異音孤難耳杵臼曰子為其難杵臼取它兒匿音藏也山中嬰出諺音給也曰與我千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三十一

鄂鄂

免諸

金云素以千鎰為吾告趙氏孤處賈喜乃使入隨嬰
 殺杵曰及兒而趙氏真孤也武在嬰後而武滅賈竟立武而
 自殺以下報宣孟即宣子首也及杵曰武卒號文子文子生
 景叔景叔生簡子鞅上簡子有臣曰周舍敢死簡子每聽
 朝朝下不悅曰子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諸大夫朝
 徒聞唯唯順從也不聞周舍之鄂鄂鄂鄂同也簡子長張子
 曰伯魯幼曰無恤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也以授二子曰誰
 識志也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
 矣無恤誦其辭其習也變求其簡出諸懷中而奏之於是立
 無恤為後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太原屬請曰以為爾聖絲乎
 以為保障乎爾絲者指地稅而言保障者指藩籬而言尹
 於晉陽託身而得免為天下者其或言簡子曰保障哉

智伯

韓趙
魏共
知氏
來報

尹鐸損其戶數韓魏力也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
 難去必以晉陽為歸簡子卒無恤立是為襄子智伯求地
 於韓魏皆與求於趙不與率韓魏之用以攻趙襄子出走
 奏晉陽三家圍而灌之城不浸通鑑註者三板為板沈甯
 產也產也民無叛意襄子陰與韓約有晉上共敗
 拜知伯滅知氏而分其地襄子漆漆於人知伯之臣豫讓欲
 知伯之頭以為飲器史註酒器也每賓也知伯之臣豫讓欲
 為夫之報仇讐也乃詐為刑人即官者之馳挾也比首短
 故曰頭類也入襄子宮中塗廁初吏襄子知廁心動索入
 也取之獲讓問曰子不嘗事范中行執氏乎知伯滅之子
 不為夫之報仇讐也且委質軒同於知伯知伯死子獨何為
 報仇之深也曰范中行氏衆人遇也我我故衆人報之知

侯曰

烈侯
命侯

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曰義士也舍釋同之謹
避而已讓漆身為厲顧吞炭為啞鳴行乞於市其妻不識
也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如知氏世稱知伯必
得近幸子乃為所欲為殺讓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
讓曰不可既委質為臣又求殺之是二心也凡吾所為者
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為入臣懷二
心者也襄子出讓伏橋下襄子馬驚索之得讓遂殺之襄
子立伯魯之孫浣是為獻子伯魯之疑何文案通也獻子
生烈侯籍以周威烈王命為侯歷武公敬侯成侯至肅侯
秦人恐去聲唱呼齊也諸侯求割地有洛陽縣屬人蘇秦游
說秦惠王不用乃往說燕文侯與趙從下親燕資之給
幣饋以至趙說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并力西向秦

計謀也

蘇秦
六國從

必破矣為去聲大王計謀也真若六國楚燕齊從親以攢擊也
秦肅侯乃資之以約諸侯蘇秦以鄙諛俗語說諸侯曰寧
為雞口無為牛後寧願詞也雞口雖小貴也牛後雖大賤
於是六國從合蘇秦者師鬼谷先生姓王名詭居河南鬼
初出游困而歸妻不下機嫂不為去炊爨爨也至是為從約
長張并相下同六國行過戈洛陽車騎去聲輜重載衣
車重載衣輜重擬於王者昆倪弟妻嫂側目不敢視俯
伏侍取食蘇秦笑曰何能而後恭也嫂曰見季子秦位
高金多也秦喟然歎曰此一人之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
貧賤則輕易忽也之况眾人乎使我有洛陽負郭外田
二頃願為頭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
族朋友既定從約歸肅侯封為武安縣君其後秦使

秦使

聲從

武靈王射服

蘭相璧秦

秦趙會

去聲首欺趙欲敗拜從約齊魏伐趙通鑿周顯王三十七年秦惠王使犀首欺

首者魏公孫衍仕於秦者也蘇秦恐去趙而從約解爾侯

子武靈王胡服招騎射畧胡地北狄滅中仲山國在故

南襲秦不果傳子惠文王惠文嘗得楚和氏璧楚人下和

得王璞於荆山奉獻厲王王使人相之曰石也王以爲

和詐則其左足武王母也又獻之王使玉人相之又曰

石也別其右足文王即位和抱璞哭於荆山三日泣盡

繼之以血王使人問曰天下別者多子奚哭之悲我曰吾

非悲別也夫以寶玉而題之曰石貞土而名之曰石吾秦

是以悲王使人理其璞果得玉焉遂命名曰和氏璧吾秦

昭王請以十五城易之欲不與畏秦強欲與恐見欺蘭

各相如願奉璧往在不與曲城不入則臣請完璧而歸既

至秦王無意償城相如乃給言曰誠取璧怒髮指冠

卻立柱下曰臣頭與璧俱碎遣從者懷璧間行先歸

身待命於秦秦昭王而歸之秦王約趙王會渑酒池

相如引廉

相如從去及飲酒王請趙主鼓瑟十五絃趙主鼓之

相如請秦王擊缶否以節樂為秦聲秦王不肯相如曰五

步之內臣得以頭血濺前也汚大王左右欲刃之終也相

如叱嘖叱也之皆靡去聲秦王為去聲同一擊缶秦終不

能有加於趙趙亦盛為之備秦不敢動趙主歸以相如為

上卿在廉頗右也頗曰我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相如

廉頗

三十一

廉頗
交刎

孝成
趙王
代趙
頗括

也頗聞之肉袒但肉袒負荊荊木也詣門謝罪遂為
 刎交項之交史註要項生也而項無悔也惠文王子孝成王立秦伐韓
 韓上黨降項於趙上黨郡屬山西今路州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知
 趙韓趙為下則秦攻趙頗頗軍長平高平在澤州堅壁堅壁
 不出秦人行千金為去反間謂曰秦獨畏馬服君趙奢
 也服夷曰奢嘗為趙將有功賜之子括為將耳王使括代頗
 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柱絃下柱膠其柱而
 其節括徒能讀其父書不知合變也王不聽括少壯學兵
 法以天下莫能當與父奢言不能難辨去聲也然不以為然
 通鑿恬母問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異言之趙若將括
 必破趙軍及括將兼行其母上上書言括不可使有
 請無隨括至軍果為秦將白起所射石殺卒四十萬皆

毛遂
自薦
處囊
穎

降項於長平趙相去平原趙相去平原德州君公子勝
 其平原勝食客常數千人客有公孫龍者龍家語作龍孔
 為堅白同異之辯成九英莊子疏云公孫龍著守白論在
 異公孫龍之辯蓋將合秦攻趙却寒鄆丹平原君求
 救於楚擇門下文武備具者二十人與之俱得十九人姓
 未毛遂自薦句平原君曰士處世若錐也處囊中
 其末立見現下今先生處門下三年未聞遂曰使遂得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穎脫穎說文脫突也非特末見而
 已平原君乃以備數十九人目笑之至楚定從下不決
 毛遂按劍歷階外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
 日中不決何也楚王怒叱曰胡不下吾與而君言汝何
 為者毛遂按劍而前曰王所以叱遂以楚國之衆也今十

毛從遂

步之內不得恃楚國之眾也王之命懸於遂手以楚之強
天下莫能當白起小堅子耳一戰而舉鄢郢在襄陽郢再戰
而燒夷陵鄢郢湖北三戰而辱王之先人謂之辱也此百
世之怨趙之所羞合從為楚非為趙也王曰唯唯上誠若
先生之言謹奉社稷以從古者康國生祖右社左陽右陰
示誅戮之不取專也或曰社主土稷主穀稷何與於軍行
乎曰稷非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故以其同功而均
利故言社則并稷而言之遂曰取雞狗馬之血來凡盟用
耳非謂載稷主以行軍也遂曰王當歃牲天子
牛馬諸侯犬豕大夫以下用雞捧銅盤跪進曰王當歃
今總盟之故曰雞狗馬之血是故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
血而定從歃也餘者座之血是故次者吾君次者遂左手持
盤右手招十九人歃血於堂下曰公等碌碌如王子日碌碌
不可以下石言王之混石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定從歸曰毛
先生一至楚使趙重九鼎大呂大呂音始以遂為上客

秦大破君
悼襄王
復用廉頗
李牧為破奴

楚將春申君救趙信陵君亦來救趙大破秦軍邯鄲
下孝成王子悼襄王立思復用廉頗為將時頗奔在魏使
人視頗頗之仇郭開與侯去者金令毀之頗見使者一飯
上上聲斗米肉十斤被甲上上聲馬以示可用使者還曰廉將
軍尚善飯然與臣坐頃頃刻也之三遺矢屎矣王以為老
遂不召楚人迎頗於魏頗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趙
練有素尋練有素尋後做此卒趙得李牧為將先居北邊破匈
奴匈奴秋日悼襄王子幽繆目王遷立秦王政遣兵攻趙牧
為大將敗拜之秦縱反間澗言牧將殺反遷誅之秦兵至
虜遷趙之七使記大夫立趙嘉為王王子代州屬秦進破
破嘉遂滅趙為郡世紀趙自烈侯受命
魏都安之先本與周同姓文王子畢公高之後也國絕有

攻

魏邑千

文侯受命

文侯段干木

方田子加子

文侯定相侯

備曳曰畢萬事晉邑于魏魏左閔公元年數世有絳莊

和戎有功絳後四世詳曰桓子者與韓趙共滅知氏而

分之桓子之孫曰文侯斯者以周威烈王命為侯以卜子

夏田子方為師過段干木之間通鑿必式敬則俯而憑之

四方賢士多歸之文侯之子擊遇子方于道下車伏謁子

方不為禮擊怒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

亦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國君而驕人失其國

大夫而驕人失其家夫士貧賤者言不用行去聲不合

則納履皮履而去耳安往而不得貧賤哉擊謝之文侯謂

季克曰先生嘗教寡人家貧思良妻國亂思良相去聲下

今所相非魏成弟文侯則翟璜也璜二子何如克曰居視其

所親富視其所與達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為貧視其所

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成所與也乃

相成有衛人吳起者初仕魯魯欲使起擊齊而起娶齊女

疑之起殺妻以求將大破齊師或曰起殘忍薄行人也起

恐得罪歸魏文侯以為將拔取秦五城起與士卒同衣食

卒有病疽蛆起吮之上吸也謂之卒母聞而哭曰往

年吳公吮其父不旋踵踵也也死敵今又吮其子妾不

知其死所矣文侯卒子擊立是為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

中流顧請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魏國之寶也起曰在德

不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湖在巴右彭蠡澤在彭澤縣東

禹滅之桀之居左河濟上東南曰沁水既見而伏東出孟州

是為濟水西南入于河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東出右泰

子陶丘北又東北至東平府又北東至博興州入海右泰

同華去聲○即西嶽秦華州鄭縣有伊闕在其南高誘曰

殺妻起

吳起

侯山

侯起

侯起

侯起

惠王
甲子
以幣
賢者

張儀
以六
國事
秦

王
趙
共
尊
秦
帝

洛陽西南六十里所關也羊腸在其北皇甫謐曰壺關北有羊腸坂
 湯放之紂之國左孟門索隱曰案紂都朝歌孟門山在右
 太行杭○山首始於懷孟府河內縣西北恒胡登山在北
 定府曲陽在其北大河經其南武王殺之若不修德舟中
 人皆敵國也武侯曰善武侯卒子惠王瑩立東敗於齊
 將軍龐涓與太子申皆死南敗於楚西喪去地於秦乃卑
 辭厚幣以招賢者孟子至而不用子襄王立孟子去之齊
 魏人有張儀者與蘇秦同師嘗遊楚為去楚相並下所
 辱楚相士璧儀儀盜之乃執而楚之妻愠有語儀曰視吾舌
 尚在否游說也蘇秦約從下時激儀使入秦初使入
 說儀來已而先誠門下勿為通又復不得去者數日及
 見又復辱之既激其怒而入秦然後陰使人贈其資隨之
 入秦他日乃以實告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為非君
 莫得秦柄故激怒君臣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也

儀曰蘇君之時儀何言蘇秦去趙而從說見上文儀專為
 橫連六國以事秦秦惠王時儀嘗以秦兵伐魏得一邑復
 以與魏而欺魏割地以謝秦事見通鑑周顯歸為秦相已
 而出為魏相實為去秦地楚為秦圖魏襄王時復歸相秦已
 而復出相魏以卒魏安釐王立封公子無忌安釐為信
 陵君無忌愛入下士食客三千人秦攻趙魏主使晉鄙救
 之秦昭王欲移兵先擊救者王恐止晉鄙兵璧于鄴河東
 德今又使新垣衍說趙共尊秦為帝曾仲連往見衍曰彼
 秦者棄禮義上尚首功戰伐以勳之國也即肆然帝天下
 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衍再拜曰先生天下士也吾不敢
 復言帝秦矣趙平原君夫人無忌姊子也趙急使去者冠
 蓋相望通鑑也責也救於無忌無忌請於王及使賓客游

無忌
奪兵
救趙

無忌
秦魏
兵敗

說萬端王不聽客侯羸侯其姓也教無忌禱也於王幸姬
說見通鑑周赧王五十七年竊得晉鄙兵符朱子曰符以玉為之其刻
其半有故則合以信也語錄云古人符節多以玉為之
如牙璋以起軍旅又有竹符葉蕩符蕩小節符使者謂之
蕩節也漢有銅虎符以起兵竹使符也且薦力士朱亥與
與和守此兵符云者蓋亦銅虎符者也俱謂晉鄙合符而疑則擊殺而奪其軍一如羸言得兵以
進大破秦兵解邯鄲圍而無忌不敢歸魏秦伐魏魏患之
使人請無忌不肯歸客毛公薛公皆趙處士無見現曰魏
急而公子不恤也一旦秦克天梁在漢陳留郡浚儀縣今
汴梁也惠王釐遷都於此故梁惠王夷也先主宗廟公子何面目立於天下乎无
忌趣使駕還諸侯聞无忌為魏將皆遣救无忌率五國燕楚
韓趙兵敗拜秦兵於河外追至國谷関而還无忌卒十八
年而魏主假立後又三年秦王政遣兵伐魏殺王假而滅

魏為郡世紀魏自文侯受命至王假凡九世

韓都潁川之先本與周同姓武王子韓侯之後也國絕其後

裔事晉為韓氏韓武子之三世曰厥厥五世謂系未詳至康子

與趙魏共滅知氏又二世康子生武子武子生景侯曰景侯荀以周

威烈王命為侯韓相去聲俠楊累平聲與淮下陽屬

州嚴仲子有惡記去史仲子聞軹屬河內人聶聶也政

之勇以黃金百鎰為去聲政母壽猶今人稱千歲一欲因也

以報仇政曰老母在政身未可以許人也及母卒仲子乃

使政圖之俠累方坐府公相之府兵衛嚴政直入刺次

殺之因自皮面抉入眼謂出其眼睛欲令人不識也韓

人暴暴如字露也其尸於市購去聲也問莫能識姊勞勞也史

其姊索隱曰往哭之曰是深井里驪驪聶政也以妾在故重自

聶政
刺俠

景侯
受命

韓侯
後裔

哀侯

申不害

相國

強治兵

刑以絕蹤妾奈何畏沒身之誅終沒賢弟之名遂死政尸

旁景侯四世景侯生烈侯烈侯生至哀侯徙都鄭哀侯

二世哀侯生昭侯至昭侯鄭人申不害申不害姓不以黃老帝

老刑名前法之學為昭侯相去國治兵強昭侯有韓禧

也命嚴之不以賜左右侍者曰君亦不二者矣昭侯曰

明主愛一頓與響通一笑頓有為去頓笑有為笑今禧豈

特頓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昭侯卒子宜惠王立三世宜惠

王襄王生信王至桓惠王韓上黨守太守並同降趙趙下

致趙受秦兵而有長平之敗又一世至王安秦王政遣將

內使虜安遂滅韓為郡命至王安凡十世

楚子之先出自顓頊顓頊之子為高辛陽作火正命曰祝融弟吳回復居其職吳回二世有季連者得莘胡姓季連

熊渠

陽

文王

都

莊王

日

夜

為

樂

之後有鬻熊事周文王成王封其子熊繹於丹陽史記在

江蘇一說熊繹始封於熊相今潭州也未詳孰是至夷王時楚子熊渠者僭為王

十一世熊渠以下歷摯江熊延熊勇熊嚴熊霜熊至春秋

有曰武王益強大至文王始都郢成王與齊桓公盟召

陵杜預註曰尋與宋襄公爭霸後與晉文公戰城濮

州歷穆王至莊王即位三年不出令去声日夜為樂洛色

之樂令國中敢諫者死伍舉曰有鳥在阜阜山三年不蜚

不鳴是何鳥也王曰三年不飛飛將擊衝舊作天三年不

鳴鳴將驚人蘇從亦入諫王乃左執從手右抽刀以斷上端

鐘鼓之懸明日聽政任伍舉蘇從國人大悅又得孫叔敖

為相去声遂霸諸侯歷共恭王康王郊敖靈王平王昭王惠

王簡王聲王悼王肅王宣王威王懷王秦惠王欲伐齊患

張儀
說楚
絕齊

古本
無西

誤字
欲恐

秦楚
黃棘

屬平
離

項襄
從

考烈
春

楚與從聲親乃使聲張儀說楚王曰王閉關而絕齊請獻

商於之地六百里索隱曰商於在弘農懷王信之使勇士北扞齊

王齊王大怒而與秦合楚使聲受地於秦儀曰地從某至

集廣袤廣南北曰襄六里懷王大怒伐秦大敗秦昭王與

懷王盟于黃棘地在房襄州之境既而遺書懷王願與君主會

武關在商州屬入平姓此王于瑕食采於屈故其後因氏

焉不可于蘭懷王勸王行秦人執之以歸楚人立其子頃

頃襄王懷王卒於秦楚人憐之如悲親戚初屈平為夫懷

王所任以讒見疏陳作離騷辭以自怨至頃襄王時又以

諧遷江南遂投汨羅水出湘陰入于洞庭以死秦拔郢楚徙於陳

頃襄王卒考烈王立又徙於壽春安豐屬春申君黃歇行相

去事當是時齊有孟嘗君魏有信陵君趙有平原君楚有

春申君皆好聲客春申君食客三千餘人平原君使去下

入於春申君欲夸奢也楚為玳玳瑁瑁珠簪異物志玳瑁生

上有鱗大如扇有文章刀劍室也飾以珠玉春申君上

客皆躡珠履以見之趙使大慙趙人荀卿荀姓卿名著書

子至楚春申君以為蘭陵縣屬今去李園以姝獻春申君

有娠而後納之考烈王是生幽王園使盜殺春申君以滅

口使入不知幽王而專楚政幽王卒弟哀王為去楚人所

弑而立其庶兄負芻秦王政遣將王破楚虜負芻滅楚為

郡世紀楚自能釋至負芻九四十一

燕侯將都姬姓召邵公奭釋之所封也三十餘世至文公

嘗納蘇秦之說如字約六國為從蹤文公卒易異王噲快立

十年以國讓其相去子之相字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

燕封
召公

昭王
甲以賢者

昭王
郭師事
趨燕

樂毅
代齊
臨淄

政顧為臣國大亂齊伐燕取之醢子之而殺噲燕人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昭王死問生卑辭厚幣以招賢者問郭隗外曰齊因孤自稱曰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不足以報誠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禮可者得身事之隗曰古之君有以千金使涓人如謂者之類求千里馬者買死馬骨五百金而返君怒涓人曰死馬且買之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若年千里馬至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為去隗改築宮師事之於是士爭趨燕樂毅自魏往以為亞卿任國政已而使毅伐齊入臨淄齊主出走奏毅乘勝六月之間下齊七十餘城惟莒即墨不下昭王卒惠王立惠王為太子已不快於毅田單乃縱反間問曰

太子
丹質於秦

毅與新王有隙也不敢歸以伐齊為名齊人惟恐他將來即墨殘矣惠王果疑毅乃使騎去劫將獨代將而召毅毅奔趙田單遂得破燕而復伐齊城惠王後有武成王孝王至王喜喜太子丹質致於秦秦王政不禮焉怒而亡歸怨秦欲報之秦將軍樊於身期得罪亡之燕丹受而舍赦館之丹聞衛人荊軻賢卑辭厚禮請之奉養無不至欲遣軻軻請得樊將軍首及燕督亢枕或音剛徐廣曰方城縣有督亢亭師古曰地以獻秦丹不忍殺於期軻自以意諷論也之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刺也其脅則將軍之仇報而燕之耻雪矣於期慨然遂自刎丹奔往伏哭伏其屍也乃以函盛其首又嘗求天下之利匕首以藥淬之以試人血如綉

至秦

荆王所秦

通鑿注血山立死乃裝遺軻行至易亦水懸而北東南如絲縷也。水入海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于時白虹貫日燕人畏之軻至咸陽秦所都也秦王政大喜見軻下之軻奉圖進圖窮而匕首見把王袖搵之未及身王驚起絕袖軻逐之環柱走秦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聲尺寸兵左右以手搏之且曰王負劍古者帶劍上背令前短易拔遂拔劍斷其左股軻引匕首擲脚王不中去聲遂體解其勢以徇衆曰徇秦王大怒益發兵伐燕喜軌丹以獻後三五當作年秦兵屢喜遂滅燕為郡世紀燕至王喜凡三十四世惠侯以上世次不明今無所考

非子 襄公 有救功

女防之後有非子好去馬為周孝王主馬於沂出隴州東南入于渭渭之間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曰陳氏其功勞附天用而達於天子故曰附庸邑之秦州屬二世公伯至秦仲始大歷莊公至襄公大戎殺幽主襄公救周有功封為諸侯賜以岐西地西周畿內歷文公寧公出子武公德公宣公成公至繆公有百里倭與同百里倭氏女本姓家于百里因焉者故虞大夫也為繆公夫人勝盈去夫人勝盈去案左傳公五年晉虜虞公及倭故亡秦走秦死屬南陽楚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羖古曰羊羊皮贖得之授之政號曰五羖大夫百里倭進其女蹇姬也叔以為上大夫繆公送晉惠公歸晉案春秋傳晉獻公烝於齊姜生秦繆夫人及太子申生奚齊其嬖生卓子驪姬諸申生自殺又諸二公子出奔獻公卒奚齊卓子繼立皆為大夫里克所殺繆公納夷吾

晉秦合戰于韓

是為已而倍原屬同州案春秋傳初惠公戰于韓秦以求入國許秦之五城
 及入而弗與既而晉饑求糴於秦與之繆公為去晉軍
 所圍岐下有膏食如下字公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解圍
 遂脫繆公以反是者皆放此是繆公亡善駉馬野人下
 也共得之繆公以為野人之罪出於不虞不忍法至是聞
 酒而赦之之故伴言如是且與之酒而釋其人
 秦擊晉皆願從推排也鋒爭死以報德穆公後又送晉
 文公歸國事見左傳公二立而霸諸侯晉文公卒秦遣孟
 明姓百里名視襲鄭因破滑未詳在晉襄公敗奔之峭山在
 河南府繆公不替孟明句修國政後伐晉得志遂霸西戎
 替廢也案孟明雖有喪師之責而公終不廢之故孟明益
 修國政卒伐晉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封穀尸等事說
 見左文歷康公共恭下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厲共

繆公不替孟明

孝公下強秦

孫鞅法欲變秦

公躁靈龜公懷公靈公簡公惠公出子獻公至孝公河山黃
 嶧以東強國六小國十餘皆以夷狄遇秦句擯不與橡
 諸侯之會盟孝公下令去声下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
 秦者吾其尊官與之分去声土衛公孫鞅入秦因嬖人景監
 監景姓以見現說以帝道堯舜王道殷周三變為霸道五霸
 而後及強國之術公大悅欲變法恐天下議已鞅曰民
 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洛成卒定令令民為什伍相收司
 連坐五家為伍伍伍為什司猶管也為什伍之法使不告
 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同賞告姦一人匿姦者與降頭
 敵同罰降敵者誅其有軍功者各以率律受爵也為私鬪
 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戮勳同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
 復福除也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為取也秦

太子犯法
刑其

秦公
封商
君

法一人有罪併其室家令既具未布陳立三丈之木於國
漢文帝元年除去年此律都市南門募召也民有能徙北門者予與十金民怪之莫
敢徙復曰能徙者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乃
下令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君嗣不可施刑
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秦人皆趨令行之十年道
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闘鄉邑
大治初言令不便者來言令便鞅曰皆亂法之民也盡遷
之邊民莫敢議句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內如
止也秦俗父子同居室居止至是禁廢井田開阡陌阡陌東
之蓋欲子壯出分使戶多役衆也井田之制方里為井九百
西曰陌開更更庚下為賦稅法井田之制方里為井九百
家各受一區但借其力助耕公田而不秦人富強封鞅商
復稅其私田至秦廢之而但稅其私田秦人富強封鞅商
於十五邑號曰商君孝公薨惠文王立公子虔之徒告鞅

鞅論
水盡
赤王
使伐
韓

欲反鞅出亡欲止客舍舍人曰店商君之法舍人無
驗者坐之憑可驗者坐罪鞅歎曰為法之弊一至此哉去
之魏魏不受內納之秦秦人車裂裂其軀以徇鞅用法酷
也虎步過六尺者有罰秦制六尺為步棄灰於道者被刑
嘗臨渭論去聲囚渭水盡赤故本赤惠文王薨子武王立
武王使甘茂伐韓茂曰耳陽大縣屬河其實郡也今倍數
險行千里攻之難魯人有與魯參孔子弟子字子輿子輿同姓名者殺
入人告其母孔子門弟也母織自若及三人告之母投杼杼
持也下機踰越牆而走臣賢不及魯參王之信臣又不如
其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魏文侯令樂
羊伐中仲山三年而後拔之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
篋籟籟也再拜曰非臣之功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

武與王

武力王

張晏曰：羈，平里子，疾居渭南之陰，卿其里有大樽，故號。又謂之楮里疾。公孫奭拔韓而譏王，必聽之。王曰：寡人弗聽，乃盟于息壤。正義曰：息壤在彼，壤有息。王乃悉膝起。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壤有息。王乃悉膝起。兵佐茂，遂拔之。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為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脈，胾也。死，弟昭襄王稷立。有魏人范雎，者嘗從須賈之後，為魏大夫，使齊。齊王聞其辯口，乃賜之金及牛酒。賈疑雎以國陰事也，告齊歸告魏相，並同。魏齊怒，笞擊雎，折舌。雎也。助拉推也。齒，雎佯死，卷倦以箕，索澁曰：置廁中，使醉客更。庚下溺，同之以懲戒也。後雎告守者，得出，更姓名曰張祿。秦使下，同者王替，雞至魏，潛載與歸，薦于昭襄王，以為

睢代

須賈

客卿。外國人為教，以遠交近攻之策。時稷侯魏冉用事，睢說王廢之，而代為丞相。號應侯。魏使須賈聘秦，睢敝衣間，澗步往見之。賈驚曰：范叔固無恙也乎？留坐飲。食，嗣下曰：范叔一寒如此，此哉！取一綈，袍，絺，繒，袍也。贈之。遂為。下同。賈御至相府，曰：我為君先入，通于相君。賈見其久不出，問門下，門下曰：無范叔。鄉向者，吾相張君也。賈知見欺，乃膝行入謝罪。睢坐責讓之曰：尔所以得不死者，以綈袍。愈戀，尚有故人之意。尔乃大供，恭具，請諸侯賓客，置坐。劉曰：豆其前，而馬食之。使歸告魏王曰：速斬魏齊頭來，不然，且屠大梁。賈歸告魏齊，魏齊出走，而死。睢既得志于秦，一飯之德，必償。睢去，耻，膜，目，貌。之，怨必報。王既用睢，策歲加兵，三晉，斬首數萬。周赧王恐，與諸侯約從，欲伐

白起
杜郵

蔡澤
代

論從
同利
之六合

秦秦攻周赧王入秦頓首請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周自東
益里所存者三十六周亡秦將武安君白起與范雎有隙
邑至是盡獻於秦廢為士伍當有爵而以罪賜劍死于杜郵尤○境上行舍
陽城西王臨朝潮而歎曰內無良將外多強敵范雎懼蔡澤
十里曰四時春夏之序成功者去秋唯稱病澤代之昭襄王薨子
孝文王戊立薨子莊襄王楚立薨嗣為王者政也遂并六
國是為秦始皇帝六世紀秦自非子受命至莊襄王凡三十
馬溫公曰從衡之說雖反覆百端然大要合從者六國之
利也昔先王遠萬國親諸侯使之朝聘以相交饗宴以相
樂會盟以相結者無他欲其同心戮力以保家國也對使
六國能以信義相親則秦雖強暴安得而亡之哉夫二晉
者齊楚之藩蔽齊楚者三晉之根柢也形勢相資表裏相依
故三晉而攻齊楚者自絕其根柢也以齊楚而攻三晉者
自撤其藩蔽也安有撤其藩蔽以媚盜曰盜將變我而
不攻豈不恃哉杜氏曰滅六國者六國也其無信乎
黃帝以來天下列百里之國萬區蓋自中國以達于四

始皇
于

齋四方之中國之制可致於王制禮記者九州千七百
七十三國九州之內一州為王圻容九十三國外八州
容一千六百八十國并圻內為千七百七十
也三國古之建侯各君其國各子其民而宗生於天子王
所謂比年一小聘三年一朝之類是也歷夏殷至周強併弱大吞小
春秋十二國外存者無幾如字戰國存者六七至是
遂併於秦秦併天下
華去陽夫人之姊以說妃立楚為適嗣
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楚
立楚為襄王四年楚政生十二歲矣遂立為王母為本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音釋十八史畧卷之一文信侯
復與不韋通王既長謀不韋事
身焦姓名諫諫母子乃復如初

史畧

立齋先生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立齋先生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立齋先生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立齋先生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立齋先生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立齋先生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立齋先生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始生于皇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後學 臨川 陳殷

音釋

秦



秦始皇帝名政始生于邯鄲昭襄王時孝文王柱為太子

有庶子楚為質致于趙陽翟宅屬鈞州大賈古呂不韋適趙

見之曰此奇貨也楚喻子可居圖他日富貴乃適秦因太子妃

華去陽夫人之娣以說死立楚為適嗣嗣不韋因納邯鄲

美姬有娠而獻于楚生政實呂氏孝文王立三日而薨楚

立是為莊襄王四年薨政生十三歲矣遂立為王母為太

后不韋在莊襄王時已為秦相去國至是封文信侯太后

復與不韋通王既長上不韋事覺自殺太后廢處別宮

茅焦其姓名茅也諫母子乃復如初○秦宗室大臣議曰諸侯

史畧卷之二

大索
逐客

韓非
上書

人來仕者皆為去声其主游說耳請一切逐之於是大索
逐客客卿李斯上上声書曰昔穆公取由余於戎得
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平平姓也豹公孫枝於晉并
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諸侯親服至今治強
惠主用張儀之計散六國從蹤使之事秦昭王得范雎強
公室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客何負於秦哉泰山東嶽在
不辭土壤故大河海不擇細流故深今乃棄黔首秦謂
黔首謂黑也也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衆以資敵國言民者國之本棄之則衆卻賓
客以業諸侯言賢者國之輔卻之則國所謂籍借寇兵而
資盜糧者也王乃聽李斯復伏其官除逐客令去声斯楚
人嘗學於荀卿秦卒用其謀并天下有韓非者善刑名為
韓使去声秦因上書王悅之斯疾疾同而問澗之遂下吏下治

滅六
國

更
皇帝

論
帝王
之
義

罪後下廷尉斯遺去声之藥令平自殺○十七年内史官掌爵
殺生法勝滅韓十九年王翦滅趙二十三年王賁奔子滅
魏二十四年王翦滅楚二十五年王賁滅燕二十六年王
賁滅齊秦王初并天下自以德兼三皇功過戈五帝更庚
號曰皇帝命為制令去声為詔制者製也帝王制度之命也
自稱曰朕通鑿始皇既并天下採用御術五德之說以為
賀皆自十月朔衣服節旗皆尚黑數以六為紀○胡曰凡
言不師古而立私義者未有不以秦為稱首秦焚詩書坑
儒士廢論法罪三族以十月為正後世監之不尋其轍矣
至於兼皇帝之号用五德之運壞并由開阡陌郡縣天下
大作宮室是皆可更改廢絕則自漢以來遵用而不改何
也古之聖人應時稱号曰皇帝曰王而正矣非帝號於
皇王與於帝也惟不知此義遂以皇帝為尊稱而以自居
以王為降等而以其臣子失之矣王之為言繼天撫世
之謂曾是而可使臣子稱之乎其楚借王春秋比之夷狄
六國用夷禮乃周公之所膺也豈可以此之故謂王卑於
帝而不稱哉仲尼祖述堯舜憲章三代尊周立号繫王於
天其禮隆極於秦何取焉是故有天下者必法孔子稱天

除諡

論法除
為忠除
孝法除
賊法除

鐘兵

罷封

王其列爵諸侯自公而降則名制曰死而以行之去声○行正言順百世以俟而不貳矣行行為諡則見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無意也自今以來除

諡法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上二世三世至于萬世傳

之無窮愚案胡曰子議父臣議君而非其禮罪不容誅矣

况以孔而議之乎且加諡之禮非臣子所得而稱也考德

行之實衆言余同稱入以諡之則盡人心合天理為万世

之勸戒臣子又安得認我君我父而各之哉孟子曰暴其

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困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

慈孫不能改也其言蓋謂人君苟得不仁之實則臣子雖

或愛之之甚亦不得廢公義而改其諡矣而使夫為人君

者知所審而擇所由裁然則秦人○收天下兵聚咸陽銷

以為鐘鐻巨鹿頭龍身神獸也金人十二重各千石二百

日九○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丞相王綰上書等

言燕齊荆地遠不置王無以鎮之請立諸子始皇下其議

甚眾後屬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今海內賴陛下神靈下

統他統切也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賞賜之甚足易

異制也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使始皇曰

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其寧息豈不難哉廷

尉議是分天下為三十六郡三川河東南陽南郡九江象

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桂林鉅鹿邯

鄴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雁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

郡黔中長沙內史置守尉監平声○守郡守為天子守王治民者

也郡者○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亦山立石碑頌

功業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漢郊祀志築土曰封除地曰禪

而祭天禪小既下風雨暴至休也樹下封其松為五大夫

秦時爵名或謂封禪見上于梁父山在泰安東遊海上方士

五松為大夫非也方外齊人徐市等上下書請與童男童女入海求蓬萊

土也

東游

立石
功業

張良
報仇

伐匈奴
長城

方丈瀛洲三神山仙人及不死藥如其言遣市等行始皇
 浮江至相山在益陽洞庭之南相君廟在焉大風幾不能渡問博士曰
 相君娥皇何神對曰堯女舜妻始皇大怒伐其樹赭其山○
 韓人張良以五世相韓萬氏曰良之祖開地相韓昭侯宣
惠王襄王父平相釐王桓惠王凡
 世韓亡欲為報仇始皇東遊至博浪沙中在今河南良
 令平力士操平鐵椎擊始皇誤中去副轅車始皇驚求
 弗得令去天下大索生○三十一年更東臘為嘉平
 ○三十二年始皇巡北邊方士盧生入海還奏錄圖書曰
 亡秦者胡也乃始皇子胡亥之讖始皇乃遣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
 伐匈奴築長城起臨洮屬鞏昌至遼東遼陽延袤萬餘里
 威振匈奴○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書曰異時諸侯並爭
 厚招遊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農工士

李斯
請焚
詩書

則學習法令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
 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率群下以
 造謗臣請史官國史院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
 下有藏詩書百家語者皆誦守尉雜燒之有偶對語詩書
 者棄市殺而棄其市也以古非今者族并其族所不去上除去者
 醫藥卜筮下種樹之書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為師
 制曰可從其義○三十五年侯生盧生相與譏議始皇
 因亡去始皇大怒曰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乃誹非謗
 我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察或為妖言以亂黔首於
 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傳夫相告引乃自除絕跡也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長子扶蘇始皇也諫曰諸生
 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日臣男子賤

作阿房宮

故子於父亦通稱之恐天下不安始皇怒使扶蘇北監蒙恬軍於上
 郡屬陝西今○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王宮庭小乃營作
 朝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如字或音傍○三
也房旁也乃舊地名宮成未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
 更名而毀故但名曰阿房宮
 可坐万人下可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南山
 在華表南山之顛顛以表與山頂以為闕闕為複重也道自阿
 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漢天
室星各天宮書曰天極紫宮後十七星
絕漢抵營室曰閣道閣道者亦星名也阿房宮未成欲
 更庚擇令名天下謂之阿房宮○始皇為入天性剛戾自
 用見執也天下事無大小皆決於上至以衡石量書日夜有
 程衡秤石秤錘也以秤錘量不得休息貪於權勢至此
 ○秦有出使者還遇人持壁授之曰為吾遺去聲滹池

扶蘇高

陳廣

君地在咸陽也明年祖龍死祖始龍君象○三十七年始皇
 出遊丞相斯少子胡亥宦問宦者趙高從去聲始皇崩於沙
 丘平臺在大秘也密也不發喪詔為受詔立胡亥賜扶蘇死
 載始皇輜輜車輜車上有有志志則則輞輞中以以一石鮑鮑掩
 魚亂其臭也也至咸陽始發喪胡亥即位是為二世皇帝
二世皇帝名胡亥元年東行郡縣謂趙高曰吾欲悉耳目
 之所好去窮心志之樂洛以終吾年高曰陛下嚴法刻刑
 盡除故臣更更同庚下置所親信則高枕肆志矣二世然之更
 為法律務益刻深公子大臣多慘礙死○陽城縣屬人陳
 勝字涉少與入傭傭也傭也○傭之隴上悵然久之曰苟
 富貴無相忘傭者笑曰若為傭傭何富貴也勝大息
 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鴻鵠而大之志哉至是與吳廣起兵

于提

于勤後○宿州時發聞左所在聞里以富強為右貧弱為左

取貪戍漁陽和陽北平勝廣為屯長張上也○毛猶營會六

兩道不通乃召徒屬曰公等失期法當斬壯士不死則

已死則舉大名王侯將相寧安也有種上乎眾皆從之乃

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二人前將殺死○史稱大楚勝自立

為將軍廣為都尉大梁張耳陳餘詣軍門上上謁勝大喜

自立為王號張楚史注欲張大楚國也諸郡縣苦秦法爭殺長吏郡

官以應涉官掌通奏○謁者周行人也從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怒

下之吏後使者至上問之曰群盜鼠竊狗偷不足憂也上

悅○陳勝以所善陳人武臣武姓為將軍耳餘為校尉官

蘇使徇趙地今師宣至趙武臣自立為趙王○沛貝○沛貝○沛貝

今徐人劉邦起於沛父老爭殺令去迎立為沛公沛邑掾

去綱主吏蕭何曹參漢書參為掾掾為去收沛子弟得三千

人○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也嘗殺人與兄子籍避仇吳

中籍字羽少去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梁怒籍曰書

足以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

兵法會檮擊雞○和屬守殷通欲起兵應陳涉使梁為

將梁使籍斬通佩其印綬組遂舉吳中兵得八千人籍為

裨副也將時年二十四○齊人田儋號自立為齊王○趙

王武臣使將韓廣畧燕地廣自立為燕王○楚將周市定

魏地迎魏公子咎立為魏王○二年吳廣為去並同其下

所殺○陳勝為其御莊賈所殺以降並秦○秦將章

邯含擊魏齊楚救之齊王儋魏王咎與周市皆敗死○趙

王武臣為其將李良所殺張耳陳餘立趙歇為王○居鄴

立耳趙餘

魏王為

周市

王為燕

自為齊

舊自儋

項羽

李書

沛公

立劉

父王

為趙

武臣

自立

陳勝

為王

王歇為

項梁
立楚
懷王

趙高
誣殺
李斯

人范增年七十好去聲奇計往說項梁曰陳勝首事不立楚
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讜同起之將如蜂群
也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必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
梁求得楚懷王孫心懷王之孫名心立為楚懷王以從民望應曰
為秦先楚軍無罪故立其後以順民望○趙高與丞相李斯有隙高侍二世
方燕宴同古樂洛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斯可奏事斯上
上謁二世怒曰吾嘗多聞聞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丞相
輒來高曰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郡屬河南守與盜通且
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然之下斯吏具五刑歷受累
大辟腰斬斬罪輕頸刑咸陽市斯出獄顧謂中子曰吾欲
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縣屬汝南東門逐狡兔豈可得
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詩父母○中丞相官者曰中後

趙高
指鹿
為馬

論富
貴不
可恃

項梁
敗死

項羽
斬宋
義破
秦兵

趙高
殺二

官中常侍之趙高欲專秦權恐群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
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指鹿為馬問左右
或默或言高陰中去聲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莫敢
言其過先儒有言曰士之品有三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於
富貴者則無所不至矣志於富貴孔子之所謂鄙夫也夫
以鄙夫而欲久富貴其可得乎秦之李斯趙高終書坑儒
指鹿為馬其志皆欲以奪政柄從耳自以久享富貴為可
樂而不知富貴卒不可恃而覆宗絕祀之慘斯在焉嗟夫
後之欲求富貴利達於當世者可不監哉○項梁與秦將章邯戰敗死宋義先
言其必敗有將驕卒梁果敗秦攻趙楚懷王以義為上將
項羽為次將救趙義驕羽斬之領其兵大破秦兵鉅鹿郡
河東今下虜王離等句降秦將章邯董驍司馬欣羽為諸
侯上將軍○先是趙高數下言關東盜無能為及秦兵
數敗高恐二世怒遂使嫪細女夫閻後樂弒二世於望夷宮

世立

張晏曰在長陵西北臨立公子嬰為秦王二世之兄蘇子

也嬰既立族殺趙高○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

將莫利先入關獨項羽怨秦殺項梁奮願與沛公先入關

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為人慄悍汗猾猾賊猾賊害

不可遣獨沛公寬大長者可遣乃遣沛公○高陽沛梁人

酈食異其基謂沛公麾指麾故曰麾下騎士曰吾聞

沛公慢而易異人多天譽也此真吾所願從游騎士曰沛

公不好去聲儒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溲曰溲

溺尿其中未可以儒生說也食其令騎士第次入言之曰

人皆謂食其狂生自謂我非狂生沛公至高陽傳去舍

人皆謂食其狂生自謂我非狂生沛公至高陽傳去舍

人皆謂食其狂生自謂我非狂生沛公至高陽傳去舍

長生

兩女子洗先上足而見生生長揖不拜曰足下必欲誅無

道秦不宜居見長者於是沛公輒洗起攝也衣延生上坐

謝之生為去聲沛公說下陳留後常為說客○張良從

去沛公西○沛公大破秦軍入關至霸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秦

王子嬰素車白馬殺也繫頸以組示降也出降軹道旁蘇氏

道亭名在長安東十三里秦自始皇二十六年併天下二世三世而亡

稱帝止十有五年司馬溫公曰孔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

之言曰秦以區區之地五乘之權招八州而韓同列百有

餘年然後六合為家殺函為官大夫作難而七廟陳身死

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西漢

漢太祖高皇帝堯之後

案新唐書幸相世系云劉氏出自

劉累因以為名能御龍事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

周封為杜伯杜子曰畢叔奔晉為士師生士蔦士蔦生

陳公說

沛公說沛生

論秦

秦攻不仁

西漢

伯缺，缺生士奮，通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劉氏，生明，明
生遠，遠生陽，陽十世孫，馮為魏，為大夫，秦滅魏，徙梁，生清，
清徙居沛，生仁，號仁，姓劉氏，名邦，字季沛，豐邑中陽里人，
號生，沛生高帝。

也。母媼，媼之孫，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時大雷雨，媼其父

太公往，見交龍其上，已而產劉季，隆準，高準，而龍顏

美鬚鬢，在頤曰鬚，左股有七十二黑子，也。寬仁愛人，意豁

大之貌。如也有天度也，不事家人，生業及壯，為泗上亭

長，秦制十里一亭，亭有長，主盜賊，嘗繇同役，咸陽縱觀秦皇帝，曰嗟乎，

大丈夫當如此矣。單，善父，單州人，自公好，聲相，並同。

見劉季狀貌，曰吾相人多矣，無如季相，願季自愛，良重。吾

有息女，所生願為箕帚，同妾，卒與劉季，即呂后也。秦始皇

嘗曰：東南有天子氣，於是東遊，以厭之。當之，劉季隱於

芒碭，芒碭山澤間，歸德，芒碭山在今芒碭山，芒碭山與入俱求常得之劉

季怪問之，呂氏曰：季所居上常有雲氣，故從往，常得季。劉

季喜，沛中子弟聞之多欲附，歸者為亭長，時以竹皮為冠

及費常冠，貫所謂劉氏冠也。劉季為去縣，送徒，徒罪供，驪

山徒，多道亡，自度入堂北及也。至盡亡之，到豐，杜陵西南，西

北，飲夜乃解縱，故所送徒曰：公等皆去，吾亦從此逝矣。徒

中，壯士願從者十餘人，季被酒，帶酒，夜徑澤中，有太蛇當

徑，季拔劍斬之，後人來至蛇所，有老嫗，母也。哭曰：吾子

白帝子也，今者赤帝子斬之，因忽不見，後人告劉季，劉季

心獨喜，自負，諸從並同，下者曰：益畏之。陳涉起，劉季亦起

兵於沛，以應諸侯，旬，旗幟皆赤，帝子兆，楚懷王遣沛公

破秦入關，降項秦王子嬰，既定秦還軍霸上，悉召諸縣父

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也，煩也，法久矣，吾與諸侯約先

劉季
龍顏

送徒
山徒

斬劍
斬劍

入關中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

死傷人及盜抵罪服更曰隨輕重制法也李奇曰傷人有曲直盜賊直多少罪各不可預定故凡

言抵罪未知餘悉除去上秦苛法秦民大喜唐曰不殺子此謂家好為得天下之根本楚漢

得失全在於此項羽一切反是項羽率諸侯兵欲西入

關或說沛公守關門羽至門閉大怒攻破之進至戲水出

華川渭南縣驪山馮公羽兵四十萬號百萬谷東北流經驪亭入渭期且擊沛公羽兵四十萬號百萬

在鴻門地在新豐東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羽曰沛公居

山東貪財好色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

不在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唐曰入關珍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

為龍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羽季父執項伯

素德云名鍾字伯素善張良夜馳至沛公軍告良呼與俱去良曰臣從沛公有患亡不義人具告因要項伯入見沛

公奉卮支○應邵曰飲酒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守關

者備他盜也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伯許諾曰且白

不可不蚤早同古字通用自來謝伯去具以告羽且曰人有大功

擊之不義不如因善遇之沛公且從百餘騎見羽鴻門謝

曰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不自意

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珍將軍

與臣有隙羽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曹姓無傷名之言羽

沛公與飲范增數目羽師古曰動之舉所佩玉玦佩也如

不連者三羽不應增出使項莊羽從入前為壽請以劍舞

因擊沛公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

張良出告樊噲以事急噲擁盾純上也直入噴同張巨

樊噲
不辭

沛公
謝羽

亞父
撞王

羽殺
子嬰

楚人
沐猴
而冠
尊懷
義帝
羽自
立為
霸王
立沛
公為
王

視羽頭髮上指目眦盡_潰裂也羽曰壯士賜之卮酒則
與斗卮酒賜之彘_滯也肩則生彘肩噲立飲拔劍切肉
啗_談也○之羽曰能復飲乎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
辭沛公先破秦入咸陽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爵之賞
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三秦之續耳切
為_去將軍不取也羽曰坐噲從良坐須臾頃沛公起如廁
因招噲出間道行趨霸上留良謝羽曰沛公不勝杯_盃同
勺_{與杓通}所不能辭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將軍足
下至斗一雙再拜奉亞父_范足下羽曰沛公安在良曰聞
將軍有意督過_{督責}過失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亞父拔劍撞
擊_撞也王斗而破之曰唉_哀發_發聲之辭_歎豎子羽也_耳不足謀奪將
軍天下者必沛公也沛公至軍立誅曹無傷居數日羽引

兵西屠咸陽殺降項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絕握
功始皇家收寶貨婦女而東秦民大失望韓生說羽關中
阻山帶河四塞_{色下同}○徐廣云東函谷_{南武關西散關北蕭關也}之地肥饒可都
以霸羽見秦殘破且思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_衣去_去繡
夜行耳韓生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_{張晏曰沐猴也}果然_{猴也師古曰言}
雖_著人衣冠_{衣冠}其_心羽聞之_不喜韓生羽使人致命懷王_也致_致猶_復
以_求復_命王曰如約_{如先入關中}者王之約_約羽怒曰懷王吾家所
立耳非有功伐何得專王約乃陽尊為義帝徙江南都_都郴
羅_州分天下_王去_去諸將羽自立為西楚霸王_{孟東曰曰}
屬湖南_{彭越張敖}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_{平上}
彭城_為而楚_{乃曰}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王_{平上}
去_去聲_{巴蜀}漢中_{是也}漢中郡屬陝西_{今與元府也}案漢王
初封_而三分關中王_去秦降將三人_{章邯董騫司馬欣}即三秦也_以距

五星聚東井

漂母食信

塞漢路漢王怒欲攻羽蕭何諫曰願大王上平聲漢中下去聲去漢中
 養其民以致賢人叔用巴蜀還定三秦天下可圖也王乃
 就國以何為丞相○漢元年五星聚東井五星木星也井經星直
 秦分雍州之域時五星聚於初淮陰淮縣屬韓信家貧釣
 其次乃沛公王之北也城下有漂擊絮○漂母見信飢飯上信信曰吾必厚報母
 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孫蘇林曰如而進食豈
 望報乎淮陰屠中屠肆少年有侮信者因眾辱之曰若雖
 長也字大好去帶劍中情怯耳能死刺我次我不能出我胯
 讀如跨也○下信熟視之佺同出胯下蒲伏明入○本作匍
 兩股間也○下信熟視之佺同出胯下蒲伏明入○本作匍
 貌一市人皆笑信怯項梁渡淮水出唐州桐柏縣桐柏山
 東流合澗水肥水泗水入
 海信從之又數並下以策干也項羽不用亡歸漢為治平
 粟都尉官掌治穀也數與蕭何語何奇之王至南鄭郡名

蕭何追信

設壇拜信

中將士皆謳歌思歸多道亡信度入何已數言王不用即
 亡去何自追之人曰丞相何亡王怒如失左右手何來謂
 的也王罵曰若亡何也何曰追韓信王曰諸將亡以十數
 社公無所追信詐也何曰諸將易得耳信國士無雙王
 必欲長王平漢中無所事信必欲當天下非信無可與計
 事者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居此乎何曰計必東
 能用信信即留不然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去公以為將何
 曰不留也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王素慢無禮拜大將
 如呼去聲小兒此信所以去乃設壇場且禮師古曰築土為
 諸將皆喜人人自以為得大將至拜乃韓信也一軍萬二
 百人皆驚王遂用信計部署諸將分部署置留蕭何收
 巴蜀租給軍糧食引兵從故道通鑿註縣出襲雍去王童

項籍
陳平

陳平
歸漢
周勃
受諸
將金

邯鄲敗死塞去王司馬欣翟宅王董翳皆降○漢二年項籍弒義帝於江中○初陽武汜梁屬人陳平家貧好讀書里中家甚豐社平為宰分肉甚均父老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平曰嗟乎使平得宰天下亦如此肉矣初事魏主咎不用去事項羽得罪亡因魏無知求見漢主拜為都尉參乘去典護軍典主護周勃言於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飾冠以玉則外見美而中無德也臣聞平居家盜其嫂事魏不容亡歸楚又不容亡歸漢今大王令平護軍受諸將金願王察之王讓積魏無知無知曰臣所言者能也大王所問者行去声也今有尾生古信士或曰微生高孝已紕○高宗子有孝行之行而無益成敗之數大王何暇用之乎王拜平護軍中尉盡護諸將乃不敢復言○漢王至洛陽新城三老

董公
許廣
義帝
發喪

睢水
之田

新城鄉各三老官各史十董公遊說遊道而曰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叶音項羽無道放弒其主天下之賊也夫仁不以勇義不以力大王宜率三軍之眾為去声之素服以告諸侯而伐之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告諸侯曰天下共立義帝今項羽放弒之寡人悉發關中兵收三河河南河內之士南浮江漢而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弒義帝者○漢王率五諸侯常山耳河南王申陽韓王鄭昌魏王豹殺王兵五十六萬伐楚印貢父云張耳此時無兵蓋陳餘也入彭城郡屬河南項羽取其寶貨美人置酒高會項羽方擊齊聞之自以精兵三萬還擊漢大破漢軍於睢水南府陳留縣東經雍上死者二十萬人水為去声之不流圍丘至應天府入汴漢王三匝入會古木大風從西北起折古木發屋揚沙石晝晦

太公
為楚
所獲

蕭何
調兵

遣韓
信擊

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審食異其審姓也從去太公呂氏，
間澗行遇楚軍，為去楚所獲，常置軍中為質，致漢王至榮
陽鄭州，即名即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悉詣榮陽，
漢軍復大振也。○蕭何守關中，立宗廟社稷，縣邑事便宜，
施行計關中戶口，轉去漕曹又去聲，調去兵未嘗之絕，
蕭何佐高帝，定一代規模，亦宏遠矣。高帝征伐多在何
守關中，營緝根本，漢所以得天下者，以關中根本，其故也。
此何相業之大者，又何為相之初，首薦韓信為大將，而三秦之計遂定，此亦得為相用入之體也。魏王
豹叛，漢王遣韓信擊之，豹以柏直柏直名為大將，王曰：是口
尚乳，臭安能當韓信？信伏兵，從夏陽屬中以木壘鶯渡軍，
通壘注以木縛壘以渡，襲安邑鮮州屬，虜豹，信既定魏，
請兵三萬人，願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絕楚，糧道西與大
王會於榮陽，王遣張耳與俱。吳曰：漢取天下，其征伐次，叙

信耳
擊趙

信出
背水

為形勝之勢，乃取巴蜀，以為富饒之本，遂用范雎遠交近
攻之策，先滅韓魏，次及楚趙，燕齊以一天下。高祖始居巴
蜀，由蜀而取三秦，然後韓信引兵取趙，取燕，取齊，與高祖
會垓下，以挫羽而滅之。大抵先易而後難，先小而後大，先
擾形勝而後追取。○三年，信耳以兵擊趙，聚兵井陘山，
威州井陘。趙王歇及成安君陳餘，禦之李左車夫遮謂餘，
曰：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軌謂並行也，騎去不得成
列，其勢糧食必在後，願得奇兵從間澗道絕其輜重，足下
深溝高壘，壁累上日畢，勿與戰，彼前不得闕，退不得還，野無
所掠，劫也。不十日，兩將之頭可致麾下，餘儒者自稱義兵，
不用奇計，信問知之。知其不用大喜，乃敢下，未至井陘口，
止也。夜半傳發起發，輕騎二千人人持赤幟，從間道望趙，
軍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
赤幟乃使萬人先背水陣，平且建大將旗鼓，鼓行而行。

陳斬

隨何
說九
歸王
洪

食其
請刻
六印
立國

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戰良久，信耳伴棄鼓旗走。秦水上，軍趙果空，壁逐之水上，軍皆殊死戰。殊絕也，謂決意必死。趙軍已失，信等歸壁，見赤幟大驚，遂亂，遁走。漢軍夾擊，大破之，斬陳餘、禽同、趙歇。諸將賀，因問曰：兵法右倍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背水而勝，何也？信曰：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死地而後存乎？諸將皆服。信募得李左車，解縛，入師，事之用，其策遣辯士奉書於燕，燕從風而靡。○隨何說九江，九江王黥布。姓英氏，畔叛楚歸漢，既至，洪王方踞床洗足，召布入見，布悔怒欲自殺，及出，就舍，帳恨，御食飲從，去官皆如漢王居。句又大喜，過望。過於已也。○酈食其說漢王立六國後，王曰：趙下刻印，張良來謁，王方食，具告良，良曰：請借前箸為大王籌也。之遂發，八難。去聲。○一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二曰：武王入殺，表商容，問釋箕子，囚，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三曰：發鉅橋粟，散鹿臺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四曰：殺事已畢，偃軍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五曰：歸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六曰：息牛，桃林之野，示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七曰：八即下，文天，下游士，楚惟無，其七曰：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從大王遊者，徒欲望尺寸之地，今復立六國，後游士各歸事其主，大王誰與取天下乎？且楚惟無疆。言楚之疆本無敵也。六國復撓也，而從之，大王焉得而臣之乎？誠用客謀，大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師古曰：言其幾為，幾獲敗乃公事，乃汝公漢主，令聲趣銷印。○楚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平曰：項王骨鯁，故君謂忠臣亦曰骨鯁之臣，亞父輩，數人耳，行間並同，以疑其心，破楚必矣。王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

從張
良計
銷印

陳平
以金
問反

與平黃金四萬斤，不問其出入，平多縱反間，羽大疑亞父。

誑楚信

請食其

信襲齊欲太公

請骸骨歸疽發背死。○楚圍漢王，益急。紀信曰：「事急矣，請誑。」居况切楚乃乘漢王車出東門，曰：「食盡，漢王出降。」項楚人皆之城東觀。漢王乃得出西門去。項羽燒殺紀信。○
 漢王軍成臯。地在孟津界羽圍之王逃去北渡河，晨入趙壁，奪韓信軍。句令去聲信收趙兵擊齊。○酈食其說王收滎陽，據敖倉。山名，秦於此築粟塞。色成臯之險，王從之。○酈食其為誑漢王說齊王。田廣。案酈生有天下歸漢可坐而策之語。下乏蒯徹說韓信曰：「將軍擊齊，而漢獨發間使，去下之寧有詔止將軍乎？酈生伏也，軾掉去調三寸，古下七十餘城，將軍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功乎？」○四年，信襲破齊，齊王烹食其而走。○漢與楚皆軍廣武。孟康曰：於滎陽，滎兩城而相對，各為一城。武城在敖倉西，三室山上。羽為高祖置太公其上，告漢王曰：「不急下，吾烹太公。」王曰：「吾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戰。二人獨較勝。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因數上羽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沒罪，一矯殺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眾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羽大怒，伏弩射石王，傷脅。○楚使龍且魚子逆無道罪十也。羽大怒，伏弩射石王，傷脅。○楚使龍且魚子並同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維維水。出密川，昔至維川，昌邑縣入海。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塞也。○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漢王大怒，罵之。張良陳平躡足，以蹑之，附耳語。良平自相附耳而言，有漢王不利，寧能禁信王之語。王

之數罪

請良封平

與若俱北面，事懷王約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幸分我一杯羹。羽願與王挑戰。二人獨較勝。王曰：吾寧關智，不關力。因數上羽十罪。羽負約，王我於沒罪，一矯殺而擅劫諸侯，兵入關，罪三；燒秦宮室，掘始皇冢，私其財，罪四；殺秦降王子嬰，罪五；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眾罪六；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罪七；出逐義帝，自都彭城，奪韓梁地，罪八；使人陰殺義帝，江南罪九；為政不平，主約不信，天下所不容，大羽大怒，伏弩射石王，傷脅。○楚使龍且魚子逆無道罪十也。羽大怒，伏弩射石王，傷脅。○楚使龍且魚子並同救齊，龍且曰：「韓信易與耳，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進與信夾維維水。出密川，昔至維川，昌邑縣入海。而陣，信夜使人囊沙壅塞也。○水上流，且渡，擊且佯敗，還走，且追之。信使決水，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殺。且信使人言之，漢王請為假王，以鎮齊。漢王大怒，罵之。張良陳平躡足，以蹑之，附耳語。良平自相附耳而言，有漢王不利，寧能禁信王之語。王

韓信

武說
信微

羽歸
太公
呂后

張良
請地
與信

四面
皆楚
歌

頁
戰
之決

悟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主耳何以假為遣印立
 信為齊主○項羽聞龍且死大懼使武涉說信欲與連和
 三分天下信曰漢王授我上將軍印解衣衣下如聲我推
 平食食下音嗣我言聽計用我倍謂之不祥雖死不易亦
 崩徹亦說信有相君之面不過封侯相信不聽○漢立黥
 布為淮南九江王○項王少助食盡韓信又進兵擊之羽
 乃與漢約中分天下鴻溝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即今官渡水也以西為漢
 以東為楚歸太公呂后解而東歸漢王亦欲西歸張良陳
 平曰漢有天下大半楚兵飢疲今釋不擊此養虎自遺惟
 患也王從之陳曰先儒以為張良此謀非是既和而即背
 報君父之仇奚報恤其他○五年王追羽至固陵晉灼曰即固始也
 同始屬淮陽韓信彭越期不至張良勸王以楚地梁地詐

兩人梁地也從陳以東王韓信楚地也王從之皆引兵來
 黥布亦會羽至垓下垓在兵少食盡信等棄之羽敗入
 壁圍之數重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漢軍而為楚人大
 驚曰漢皆已得楚乎何楚人多也起飲帳中命虞美人楚歌
 姓虞也起舞悲歌慷慨慷慨泣數行枕下其歌曰力拔山
 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追○馬蒼黑不逝騅不逝兮可奈
 何虞兮虞兮奈若何騅者羽平白所乘駿馬也左右皆泣
 莫敢仰視羽乃夜從共八百餘騎並同潰圍潰圍南出
 渡淮迷失道陷大澤中漢追及之至東城縣屬和州乃有
 二十八騎羽謂其騎曰吾起兵八歲七十餘戰未嘗敗也
 今卒困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今日固決死願為並同
 諸君決戰必潰圍斬將斬諸君知之皆如其言通鑿云

項羽 死 魯 守 義 漢 帝 位 王 皇 帝

將二都尉殺數十於是欲東渡烏江浦在東城亭長鐵船向岸百人諸將皆伏船於是欲東渡烏江浦在東城亭長鐵船向岸日船待曰江東雖小亦足以王去願急渡羽曰籍與江東子弟共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評我我何面目復見獨不愧於心乎乃刎而死楚地悉定獨魯不下王欲屠之至城下猶聞絃誦之聲為其守禮義之國為主死節持羽頭示之乃降項王還馳入齊主信壁奪其軍立信為楚主王淮北彭越為梁主王魏地漢王即皇帝位○置酒洛陽南宮上曰微猶也侯諸將皆言吾所以得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掠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不然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扶運籌帷幄在前惟之

能用

田橫 自到

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張良填鎮定也○國家撫百姓給餽饋餉去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人者皆小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去我禽擒也群臣悅服○故齊田橫齊王與其徒五百餘人入海嶋嶋中山在水上召之曰橫來大者王王小者侯不來且舉兵誅橫與二客乘傳車馬也○至洛陽尸鄉自到以王禮葬之二客自到從之五百人在嶋中者聞之皆自殺○初李布為項羽將數胡寶尹帝羽城帝購求布敢匿者罪二族布乃斃髮髮鉗鉗東頭也以為奴自賣於魯朱家本傳云陽周氏周氏曰漢求將軍急迹且至臣家能聽臣臣敢進請布許之延髮鉗布置廣柳車中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名也朱家心知其布也之洛陽見滕公嬰侯曰季布何罪

公斬丁

臣各為其主耳以布之賢漢求之急不北走騭下胡南
 走越耳此棄壯士資敵國也滕公言於上乃赦布召拜即
 中官名蘇軾曰漢高祖唐太宗皆創業之賢君季布屈
 君故能唯卒公之心不以私怨○丁公母弟為項羽將嘗
 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顧曰兩賢豈相厄通鑑註與
 哉丁公乃還旋至是謂見現帝以徇軍中曰丁公為臣不
 忠使項王失天下遂斬之曰使後為人臣無誦效丁公也
 司馬溫公曰高祖起豐沛以來固羅豪傑招士納叛亦已
 多矣及即位而丁公獨以不忠受戮何哉夫進取之與
 守成其勢不同當群雄角逐之際民無定主來者受之固
 其宜也及貴為天子四海之內無不為臣苟不明禮義以
 守之使為臣者人懷二心以微大利則國家其能以安乎
 是故商以太義使天下曉然皆知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
 而懷私結怨者雖至死已猶以義不與也魏一人而千
 萬人懼其慮事豈不深且遠哉子孫享有天祿四百餘年
 矣○齊人婁敬姓敬名說上曰洛陽天下之中有德易

同下以興無德易以亡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陴

下案秦之故此搃也天下之亢剛也而拊拍也其

背也上問張良良曰洛陽四面受敵共用武之國關中左

轂晴函咸右隴隴州屬鞏昌阻三面而守有敬說如是也

上即白西都關中胡曰上起兵五年歲無事居跋履山川

思安逸之時也卒歸洛陽未及稅駕聞敬陳入長安之計

決策故於用言不自違報如此其成帝業宜哉光武在隗

囂下隴右還京師又六日潁川盜起聽冠恂之謙即往鎮

撫之寮有勸意可謂留陳留侯張良謝病辟壁穀道

不食靜居行曰家世相韓韓滅為去韓報讎今以三寸舌

為帝者師封萬戶侯此布衣之極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

遊耳赤松子古仙人号也司馬溫公曰夫生之有死猶

子房之明辨達理足以知神仙之為虛詭矣然其欲從赤

松遊者其智可知矣夫功名之際人臣之所難處如高帝

辨

卒

公斬丁

所稱者三條而已淮陰誅夷蕭何繫獄非以履盛滿而不止耶故子房託於神仙遺棄人間等功各於外物置榮利而不顧所謂明哲良少也時於下邳屬徐州謂曰楚人保身者子房有焉良少也

上遇老人墮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欲歐擊也之憫其老乃下取履老人以足受之曰孺子可教後五日與我期於此良如期往老人已先在怒曰與長者期後何也復約五日及往老人又先在怒復約五日良半夜往老人至乃善授以一編書曰讀此可為帝者師異日見濟北穀城山平在東下黃石即我也且視之乃太公望兵法良異之晝夜習讀既佐上定天下封功臣使良自擇齊三萬戶良曰臣始與陛下遇於留此天以臣授陛下封留足矣後經穀城果得黃石焉奉祠之○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韓信反諸將曰發兵防蹠孺子耳上問平平危之曰古

張良留

信會

有巡守會諸侯陛下第出偽遊雲夢如字又音蒙○楚二澤各隄江南北十里會諸侯於陳因會之力士之事耳上從之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至陳信上赴謁命武士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免死走狗烹音飛鳥盡良弓截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臣固當烹遂械械去○繫以歸赦為淮陰侯陳曰高帝得天下幸詭詐之言盡出於陳平施使韓信有反心尚不可為而信未嘗從鞞容問信諸將有反心也然則功臣孰不自疑乎上嘗從鞞容問信諸將能將兵多少上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將十萬上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益辨薄覽切也上笑曰多多益辨何以為去声我力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信所以為陛下禽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剖符封功臣贊○邑鄼屬南陽侯蕭何食邑獨多功臣皆曰臣等被堅執銳○

論帝之言

臣封功符

蕭何
指發示

論張
良因
事納
忠為
善謀

堅中銳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蕭何未嘗有汗馬之
勞徒持文墨議論顧及居臣等上何也本傳無上曰諸君
知獵乎逐殺獸者狗也發縱指赤者人也諸君徒能得走
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功人也群臣皆莫敢言○上已封
大功臣餘爭功不決上從樓道上望見諸將往往坐沙中
相與語上問張良良曰陛下以此屬屬下取天下今所封
皆故人親愛所誅皆平生仇怨此屬畏不能盡封又恐見
疑平生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上曰奈何良曰陛下平
生所憎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臣名雍其姓
也高帝嘗使
守豐而齒
以豐叛
良曰急先封齒於是封齒為什方本作沛邑侯
而急趣從丞相御史定功行去封群臣皆喜曰雍齒且
侯吾屬無患矣司馬溫公曰張良為高帝謀臣委以心腹

叔孫
朝儀

長樂
官成

帝見問然後乃言之邪蓋以高帝初得天下欲用愛憎行
誅賞或時害至公群臣往往有缺望自危之心故良因事
納忠以變移帝意使上无阿私之失下无猜忌之詔定元大
之謀國家无虞利及後世若良者可謂善謀矣
功十八人蕭何曹參張敖周勃樊噲酈生酈商夏侯嬰灌
嬰傅寬靳歙王陵陳武王吸薛歐周昌丁復
建位次賜丞相何劍履上上殿入朝朝下不趨○尊太公
為太上皇○帝懲澠也秦苛有法為簡易異群臣飲酒爭
功醉或妄呼詈按劍擊柱叔孫通姓叔說上曰儒者難
與進取可與守成願徵魯諸生共起朝儀上從之魯有兩
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而後可興也通與所徵及上左右
與弟子百餘人為齋子劣切○東野外野之全書注
通捨抱鼓而定○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群臣皆朝賀
謁者治平禮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未詳以次奉賀
莫不振恐肅敬禮畢置法酒御酒曰御史
御史之官有七

冠匈奴

大夫曰中丞曰侍御史曰治書侍御史曰殿中侍御史曰
監察御史謂之七貴此蓋殿中侍御史掌供奉正班列者
也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罷酒無敢誼譁失礼者
上曰吾乃今由知為皇帝之貴也拜通為太常九卿之一

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礼○匈奴冠避帝自將擊之聞冒又
書曰秩宗即其任也○匈奴天子之号也崇書音

墨頓又單禪于義曰單于者廣大之貌言其象天單于
然也冒頓居代谷史作代上谷代州各上悉兵三十萬北

逐之至平城縣屬冒頓精兵四十萬騎去圍帝於白登屬

木七日用陳平秘計使間厚遺去煙氏支單冒頓

乃解圍去平從帝征伐凡六出奇計其計頗秘世莫得

雲夢與颯足附耳語行間疑楚君臣是以輒益封邑曠

更曲○九年遣劉敬使去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委敬傳庶

親匈奴

逆侯○九年遣劉敬使去匈奴和親取家人子入之家子恒

陳平

奇計

高帝第三子 相國陳豨希反帝自將擊之淮陰侯韓信舍

人弟上變告信陰與豨謀史其舍人得罪信因欲殺之

也呂后與蕭何謀詐稱豨已敗死給信入賀使武士縛信

軌之信曰吾悔不用蒯徹之謀乃為去兒女子所詐遂夷

信三族司馬溫公曰世或以韓信首建木策與高帝起漢

南成楚大抵漢之得天下者皆信之功也觀其距武涉之

說夫豈有反心哉而高帝用詐謀奪信於陳莫言則有之

矣然信亦有以取之焉始漢與楚相拒滎陽信滅齊不還

報而自王其後漢追楚固陵与信期而不至當是之時高

帝固首取信之心矣大史公曰假令韓信卒道謙諒不我

功不矜能則於漢家勛將此於周存之徒後世其血食矣

不務出此而謀畔逆○十一年帝破豨還詔捕蒯徹通監

夷滅宗族不亦宜乎信死亦何言曰至曰秦失其鹿下天

下共逐高材疾也捷足者先得之當時臣獨知韓信非知陞

下也本傳有狗各吠天下欲為評陛下所為者甚衆力不

信斬豨

見信

亦自

取以

前詔

蒯徹

信言恨不用蒯徹計遂詔齊捕之信言恨不用蒯徹計遂詔齊捕之

梁太僕告

拜陸賈大夫

陸賈新布

以孔子

以湯沐

廢上太

史記卷二

能耳又豈可盡烹邪帝赦之○梁王彭越太僕官名主御群僕侍衛
 天子也告其將扈將輒勸越反上使入掩越囚之反
 此其一也也蜀臣右曰此自遺惟患遂誅之夷三族○
 形已具赦處料蜀臣右曰此自遺惟患遂誅之夷三族○
 遺陸賈立南海廣州屬尉佗號為南粵越王佗稱臣奉漢約
 東也佗趙佗也本為龍川今行南海尉事故曰賈歸報拜
 尉佗嘗自僭王叛而不服至是封之遂奉約也賈歸報拜
 太中大夫文資三品曰賈時前說如詩書帝罵之曰乃公
 馬上得天下安事詩書賈曰陛下以馬上得之寧可以馬
 上治評之乎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使秦并天下行仁義
 法先聖陛下安得有之帝曰試為我著指去書通鑑無
 秦所以失吾所以得及古成敗賈著書十二篇每奏稱善
 號曰新語陸曰高帝平生未嘗○淮南王黥布見帝殺韓
 信黥彭越以同功一體之人自疑禍及遂反帝自將擊之

○十二年帝破布還過下魯以太牢具牛羊豕祠孔子
 過沛置酒召宗室故人飲酒酣樂也上自歌曰大風起兮
 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林氏曰
 喻雲喻亂也言已平亂而歸故鄉故思賢才公共守之也令沛沛中子弟習歌之以沛
 為湯沐邑史云朕湯沐邑調以其○初戚姓姬有寵生趙
 王如意呂后見疏太子仁弱上以如意類已紀廢太
 子而立之群臣爭辭之皆不能得呂后使人彊上要張
 良畫計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所不能致者四人商
 曰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唐史註東園公姓
 中夏黃公姓崔名黃居夏里角里先生姓周以上嫚慢侮
 名術居角里綺里季無註不敬強為之說以上嫚慢侮
 士故逃匿山中義不為漢臣上高此四人今令太子為書
 卑詞安車固請耳來至以為客時疑當從去入朝令

上見之則一助也。呂后使人奉太子書，招之。四人至，帝擊布，還愈欲易。跡下太子，後置酒。太子侍，句良所招四人者從。句年皆八十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音也。上怪，問之。四人前對，各言姓名。上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何自從？」字如。吾兒游乎四人，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辱。今聞太子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願為誅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入調護。」四人出，上召戚夫人，指示之，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者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蕭何以長安縣屬安西地陘上林中多空控地棄也請令下同民得入田治之也。上大怒，下何廷尉械繫之，數日而赦之。

呂后問相

詳見通鑑高帝本紀

○上擊布中，詔流矢飛矢，日疾甚。呂后問陛下百歲後，蕭相國死，誰可代之？曰：「曹參其次。」曰：「王陵然少。」

下同，類應直也。陳平可以助之。平智有餘，然難獨任。周勃重厚，少文，可令為太尉。安劉氏者，必勃也。復問其次，上曰：

「此後亦非乃所知也。」○上崩，葬長陵咸陽在。漢主者四年為帝者八年。凡十二年，太子盈立，是為孝惠皇帝。

呂后趙殺

孝惠皇帝名盈，母呂太后即位之元年，呂后沈去鳩以其

飲之立死殺趙主如意，斷上端戚夫人手足，去上聲眼，燻音其

也。中命曰：「人疑召帝觀之，帝驚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

之蛋歌

二年，蕭何卒。齊王肥高帝相並去下曹參令平舍人趣促

為裝吾且入相使者果召參代何為相國。一遵何約束，百姓歌之曰：「蕭何為相較，講亦音較。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也。」其清淨民以寧壹。○五年曹參卒。○六年王陵

惠帝崩呂氏臨朝稱制

語臣義以正 陵王當為人

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張良卒○周勃為太尉○帝在位七年崩無子呂太后取他人子後宮美人子以為太子至是即位太后臨朝稱制元年太后議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刑到也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平勃以為可陵罷相遂王呂氏詳見通鑑本紀○胡曰自已然論之王陵不如平勃固也雖然使太后未崩而平勃先死則如此言何且平勃何以知已之死在太后之後而全社稷定劉氏之功可也故愚亦謂其僥倖而已矣夫太后有議陵不可平又不可勃又不可將相大臣皆不可太后亦安能獨行其意乎平勃既許之猶且數月拜遣諸將張釋之風論大臣乃後王諸呂則知向者平勃阿意其罪甚大而改太

左祖 氏為劉 王立代 薄氏 夢龍 文帝 不受 馬千里

能主兵平勃使酈奇說祿解印以兵授勃勃入軍門令去曰為去呂氏者右祖為劉氏者左祖軍中皆左祖召朱虛侯劉章肥子予同卒千餘人擊呂產殺之分部悉捕諸呂無少長皆斬之○諸大臣迎立代王恒王西鄉同讓者三南鄉讓者再遂即位誅子弘等赦天下是為太宗孝文皇帝

孝文皇帝名恒母薄氏夢龍擗曾遂生帝帝立尊為皇太后

○元年陳平為左丞相周勃為右丞相○時有獻千里馬者帝曰鸞旗旗上有鈴也在前屬並同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朕乘千里馬獨先安之於是還其馬與道里費去非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去四方毋無來獻○帝益明習國家事朝而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

平對獄問之錢決不

吳公薦

張釋之奏

歲決獄幾何，勃謝不知。又問：「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惶愧，汗出沾背。上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卿也上曰：「君所主者何事？」平謝曰：「陛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東夷西戎南蠻北狄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其職焉。帝稱善，勃大慙，謝病免。○河南府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召為廷尉。吳公薦洛陽人賈誼，年二十餘，一歲中超遷為太中大夫。○陳平卒。○二年，賜_免天下今年田租之半。○三年，張釋之為廷尉，上行中渭橋，渭橋非此有一人橋下走乘_去與馬驚，捕屬廷尉，釋之奏犯蹕，蹕，止行人出稱警入言蹕也當罰金。上怒，釋之曰：「法如是更_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廷尉天下之平

環當乘市

尺布粟歌

大臣短賈誼

賈誼上疏

也。一傾_不平。天下用法皆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上良久曰：「廷尉當_去其罪，是也。其後人有盜高廟玉環，句得讀之也下廷尉治，平釋之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盜先帝器，吾欲致之族，而廷尉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供承宗廟意也。」釋之曰：「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_平愚民取長陵一椀，掇也土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六年，淮南厲王長_加，帝第四子謀反，廢徙死，廢王徙民有歌之者曰：「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聞而病也。」之後封其四子為侯，案荏蹄封安為韋陵侯，勃為安陽侯。○匈奴冒頓死，先是上議以賈誼位公卿，句大臣多短之，漢書云陽侯馮敬_敬之，屬盡言上以為長沙王，長沙國在潭州，王史注云：是吳芮之玄孫，差襲為王者，非景帝子也。大傅徙梁王，案蹄云文帝也大傅上下同疏_去記也。

殺薄昭

刑除肉

稅除租

曰方今事執同勢可為去痛矣者一大率言他日諸侯長大反側進制也可為流涕者二一言朝廷而奉蠶夷輕重則可為長太息者六帝舅薄昭殺漢使者帝不忍誅使公卿群臣往哭之昭自殺○十二年賜民今年田租半○十三年太倉令去淳于意有罪當刑少女緹射蔡女各平也上書曰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後雖欲改過自新無繇也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上憐其意詔除肉刑通鑿文帝詔除肉刑丞當髡者城旦春當黥髡者鉗城旦春當劓者笞三百當止者笞五百其城旦春各有歲數以免制曰可自是化行天下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禁罔疏闊刑罰大省焉○陳曰以下女子言改數千年帝主之典非甚勇不及此可謂仁矣

○是歲除田之租稅胡曰崇既大封同姓至文帝時封國于郡縣之特矣又與匈奴和親歲致金絮絲繒之奉復數為患深入寇盜候騎至難其泉天子親將大發車乘騎卒

細柳

命時出擊復因河決有築塞勞費大司農財用不足至元益而文帝在位十二年即賜民歲半租次年遂除之然則何以足用乎曰文帝節儉起化于身衣布衣綈履革練所華夫人衣不曳地帳无文繡百金之費亦不苟用一人如此言問是效流傳固老以及遠近莫用奢侈之習則如何而不富其財蓋不可勝用矣然後如導諛逢惡者納君於荒而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至於財竭○十六年方士新垣平為上大夫郊祀志新垣平使人持玉盃獻闕下乃先有獻玉盃者刻曰人主延壽上受獻嘉之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為後元年以平為上大夫明年人有告平所言者詐也遂下吏○後元年平以詐伏誅見○六年匈奴寇上郡雲中今郡屬山西詔將軍周亞夫屯細柳營在長安劉禮次也霸上徐厲次棘門在關中以備胡上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句直馳入大將以下騎去聲下送迎已而之細柳不得入先馳士卒前導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上乃使使去聲持節下相重如竹

家足給

節也凡以王命往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
來必持節以為信詔將軍亞夫乃傳言開門門士請車騎
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驅馳上乃按轡徐行至營成禮而去
羣臣皆驚上曰嗟乎此真將軍矣向者霸上棘門軍兒戲
耳○七年帝崩在位二十三案紀年四年宮室苑囿又車騎
服御無所增益嘗欲作露臺召匠計之直百金上曰中人
中等十家之產也何以臺為身衣去聲弋卑也綵所幸慎也
夫人衣不曳地示朴為天下先吳王之高帝兄仲不朝賜以
几案屬所杖賜几杖以愧之事見下張武受賂金錢更甫
加賞賜以愧其心史武等受賂金錢賞之上專以德化民當
時公卿大夫風流篤厚耻言人過上下成俗是以海內安
寧家給人足後世莫能及即霸陵上太子即位是為孝
景皇帝

尊文
帝為
太宗

請
諸
侯
錯
削

孝景皇帝名啓即位之元年丞相申屠嘉奏功莫大於高
皇帝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不遷世德莫盛於孝文皇帝宜為
帝者太宗之廟情盡不挑制曰可○帝為太子時鼂姓也
錯醋為家令去聲○官主皇太子飲膳倉儲庫藏之政得幸白太子家號為智
囊喻其智帝即位錯為內史胡下請閒閑空也言事輒聽
寵傾九卿太常卿光祿卿衛尉卿太僕卿大理卿法令多所
更庚定○初孝文時吳王濞辟太子入見現得侍皇太子
飲句博讀爭道基道也不恭皇太子引博局提禁同音第兩
殺之濞稱疾不朝錯數言吳過可削地也文帝不忍及帝
即位錯曰吳王誘天下亡人謀作亂今削之亦反不削亦
反削之反亟急也禍小不削反遲禍大上令平公卿列侯
宗室雜議莫敢難去聲○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
宗室雜議莫敢難去聲○林曰鼂錯在文帝時亦嘗有更

反七國

擊吳

亞夫

掃除

景帝即位，錯亦以此說之。而景帝輒從之，蓋文帝之資寬厚，故刻薄之言無自而入。景帝之資忌刻，故鼂錯之言有間而入也。景帝之為太子也，賈誼窺見其心術矣。上書文帝曰：「秦始皇使趙高傳胡亥，其所害者無非刑人殺人之事。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白殺入，所以教之者然也。其意亦以景帝既有刻薄之資，苟不得正人而與之居，則將刻薄殘忍，無所不至。誼之所以窺其心術者，豈非以殺吳太子而得之邪？夫以再從父弟之親，一日以博局爭道之故，而殺之，其為太子也，殺其親戚而無所顧惜，則其即位也，又將何所不至哉？誼欲文帝過之於其始，擇正人而與之居，而文帝乃以鼂錯為家令，是以刻薄之事乎？」鼂錯又言：「楚王高帝弟，楚王方高帝元主交子趙弟五子，有罪削一郡。」楚削東海，膠西王卬肥第五子，有姦削六縣及削吳會稽豫章。郡屬江兩書檄國在膠州。至吳主遂反，膠西膠東王雄渠齊主肥弟，番同川王肥第四子，國在登州。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陽濟南王辟光齊主肥弟，在齊南。楚趙皆先有吳約，至是同反齊主。川濟南諸主先諾，後悔。初文帝且崩，戒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直可任將，及七國反，拜亞夫太尉將。」

十六將軍，名姓往擊吳楚。鼂錯素與袁盎惡，去不善。盎言獨有斬錯復伏諸侯故地，兵可無血刃而罷。錯於是要腰斬東市，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周亞夫大破吳楚，諸侯皆平。亞夫後為相，封條鬲侯，以諫忤上意。罷上曰：「此鞅鞅不滿意，非少主臣。」案通鑑初，上廢栗太寶太后，欲以皇后兄王信為侯。亞夫諫，沮其事。後匈奴卒為奴，王徐盧業降，上欲侯之。亞夫諫，不從。遂謝病免相，卒為去人誣告下獄，歐吐也。血死。案臨云：亞夫子為父，盜買而下食。○自漢興，掃除繁苛，與民休息，孝文加以恭儉，至帝遵業，五六十載之間，移風易俗，黎民醇厚，國家無事，人給家足。都觀上鄙為鄙家，廩庾愈在野，日庾皆滿，而府庫餘貲財，京師京大，師衆也。之錢累上，鉅萬貫，縶也。朽而不可稔太倉之粟，陳陳相因也。充溢，露積於外，紅腐。

不可勝升食為更者長上張子孫居官者以為姓號故有倉
 氏庫氏人人自愛而重去聲犯法犯謂不然罔同罔同疏民富或至
 驕溢兼并之徒武斷去聲鄉曲禁網疏闊擅作威福於鄉曲也宗室有士士分
 也公卿以下奢後無度物盛而衰固其變也通鑿自是之後宗武內窮
 後靡外接夷狄帝崩在位一十七年有中元後元元
 下蕭然財力耗矣

年始有號始此
 孝武皇帝名徹即位之元年始改元曰建元

始有年號
 卒賢
 良董
 仲舒
 對

○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親策問之廣川邑屬董仲舒對曰事在強平勉而已矣強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強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又曰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不一於正而無邪氣奸犯也其間是以

更化則善
 大孝
 教化
 本原

陰陽調風雨時群生和萬民殖植也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陛下行去聲高而恩厚知智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然而教化不立萬民不正譬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更更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漢得天下以來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又曰養士莫大乎太學天之之太學即國子監也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願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又曰郡守縣令民之師帥率所使承流而宣化也宜使列侯郡守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三人又曰春秋大一統者春秋書王大一統也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去聲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然後統紀可一法度可

為治不在多言
起苑上

明而民知所從矣上善其對以為江都相去聲○江都國在揚州王各非
景帝子也○陳曰自漢以來專尚黃老六藝而末乾大
孝未建教化不立賢士宋書用仲舒所言皆當世急務也
於是用其說興太孝章六經黜百家舉孝廉其言卓然可
用亦畧施行之矣至於人主身上事仲舒言言一亦是切然
強勉孝問正心以正朝廷等說古人告君正始之道不過
如此傳說而告高宗之言亦曰君從諫則聖惟厥依居念
終始與于察監于先王成憲此數者皆人主所欲急聞也
仲舒之言与此何異武帝分明異其言以為大賢然而利
慾之心已萌不勝其說耳仲舒何尤哉○戴曰武帝之於
儒術隱善其名而隱諱其實公孫弘張湯知其意而徇其
名故上以名取之董仲舒申公述○上使使者奉安車蒲
輪欲其安也東帛加璧迎魯申公既至問治亂之事公年
八十餘對曰為治者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三年閩
民越國在福建其君黨帥百擊東甌國在遣使發兵救之
徙其眾江淮間○帝始為字微行起上林苑戴曰後世不
武帝始古之人君何嘗有微行之事以趙武灵王衣胡服
騎射猶失人君之體况居天子之尊乎武帝潛行夜出此

置五經博士
初舉孝廉
李少君奇

上王用
擊奴

豈小小利害哉萬一有不測將何以處之其視文帝不受
馬詔奮旗在前厲車在後之語大相遠絕矣○陳曰武帝
不道甚於秦始皇始皇惟是公道
遊巡天下兩昌常潛行夜出禮春秋一經○六年閩越擊南越同遣王恢等擊之○元
光元年初令去郡國舉孝廉各一人○二年方士李少君
君見現上句善為巧發奇中去聲○謂發言祠竈則致物
而丹砂可化為黃金丹砂藥名亦曰朱砂生辰州等處土
中大者如雞子小者如石榴主養精
神安龜龜天洞鍊真經云丹砂鍊之
一返而成白銀二返而為黃金也蓬萊仙者可見見之
以封禪善則不死上信之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
安期生琅琊人賣藥海邊
時人皆言千歲之屬海上燕齊迂怪之士多更
東來言神事矣○上用大行如字○周禮大行人小行人
人即今通事舍人官也王
恢議遣恢等將兵匿馬邑郡屬山西
今朔州旁谷中陰使如字聶壹
誘匈奴入塞而擊之單于覺而去自是絕和親攻當路塞

唐蒙請通南夷

司馬相如夷通西

公孫弘對策

箕商車

公孫弘侯

以衛青為大將軍

唐蒙上書請通南夷拜蒙中郎將將千人入夜即

長寧舊屬漢捷為郡○通鑿註夜即若初有女浣於水
有二三節大竹流入足間其中自聲割之得一兒歸養之及
長有才武自立為姓夜即侯聽約以為捷寔為郡嘉州府
夜即侯以竹為姓

又拜司馬相如為中郎將通西夷
昨○亦西夷國武
帝開以為沈黎郡
帝開以其地置汝山郡置郡縣西

至沫
末○筮蹄云水出廣
若水○微外下流未詳
南至狎
荆○水出荆
為微
日微東北日塞○徵吏民有明常

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承也次續食供給飲食令聲與
計借筮蹄云令與每年上
番川○郡屬山東
公孫弘對策曰

人主和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
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策奏擢為第
一待詔金馬門
筮蹄云門下有銅
象蓋君門也齊人轅也固年九十餘

亦以賢良徵弘及也預目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
曲學以阿世○六年初筮商車
起商賈車船之稅○陳曰

矣○匈奴寇上谷遣將軍衛青等擊卻之○元朔元年主
父姓也偃上並同
下書諫伐匈奴嚴安亦上書及徐樂

亦上書云陛下何威而不成何征而不服書奏上召見現
曰公等皆安在何相見之晚也皆拜即中是秋匈奴入寇

二年又入寇遣衛青等擊之遂取河南地置朔方郡
屬今
州○五年公孫弘為丞相封平津關州侯上方與功業弘

於是開東閣以延賢人○匈奴寇朔方遣衛青率六將軍
蘇建李沮公孫賀
李蔡李息張次公擊之
通鑿云得押五十餘象男
還以青

為大將軍○匈奴入代○六年春遣衛青等六將軍
軍衛青中將軍公孫敖左將軍公孫賀前將軍擊匈奴夏
趙信右將軍蘇建後將軍李廣強弩將軍李沮

擊匈奴夏

張騫使西域

舊本支字下有至字

誅文成將軍

西域始通

南越

再遣○元狩元年遣博望侯張騫使去西域通滇國滇國在西夷本楚莊王弟莊騫為國於此○二年以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武帝資

將軍擊敗拜匈奴過焉支西國在祈連山即天山而還

匈奴渾氐邪雅王降頭下置五屬國存其舊號而屬於漢故曰

國以處其衆○三年匈奴入右北平郡屬鞏昌定襄郡屬○四年遣衛青霍去病擊匈奴去

病封狼居胥山在北荒之地○通鑿封狼居而還○元鼎

二年方士文成將軍李少翁以詐誅初少翁勸上作其

西域始通置酒泉屬并肅今武威郡屬

五年遣將軍路博德等擊南越○方士五利將

軍樂大以詐誅○六年討西羌地志云岷洮等州以西皆

封元年帝出長城登單于臺遣使去告單于曰南越王頭

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能戰天子自將待邊通鑿註

帝如緱鉤氏邑屬河南或通鑿中嶽

復東北至碣石山在平桑府驪城而還○滇王降置益州

郡屬四川今○三年擊樓蘭西域虜其王擊車師西域破

之○朝鮮在遼東降置樂浪臨屯玄菟徒真番

朔

初曆

伐大宛

○太初元年帝如泰山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作太初曆

以正在三代已上奇政至秦為歲首正也○遣李廣利

伐大宛在西域不克○遣趙破奴擊匈奴敗沒○三年匈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三十一

蘇武使單于

無人使

捕盜

祀明堂

奴大入破塞外城障漢制每塞要處別築城障也○大發兵

從李廣利伐宛宛降得善馬數十匹○四年匈奴單于使

使上如字來獻○天漢元年遣中郎將蘇武使匈奴單于

欲降之幽武置大窖藏也○地中絕不飲去聲食嗣武齧研入

也雪與旃與毛并咽吞也○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徙

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羝乳曰羝乳乃得歸也謂待

陵敗降虜○上以法制御下好去聲尊用酷吏東方盜賊滋

起遣使者官掌案察多先衣繡衣持斧鉞捕得斬二千

石太守以下○四年李廣利擊匈奴不利○太始三年

帝東巡琅琊郡屬山浮海而還○四年東巡祀明堂

在泰山趙氏曰周天修封禪善○正和二年平蠱事作

執左道以亂政而惑人蠱惑也指卦即藥毒害帝如甘泉

宮在鄭縣以江充為使者治平蠱獄掘太子宮云得木人尤

多木人木偶人也尤甚也○初方士及諸神巫多聚京師

輒埋木人祭祀之至是武帝晝寢夢木人教太子懼使客

伴為使者收捕充斬之白也母衛皇后發中殿殺車載射

士出武庫兵發長樂宮衛卒上從甘泉來詔發三輔漢以

兵逢丞相軍旬兵合戰五日死者數萬皇后自殺太子

亡至湖詳所屬自經也後有高廟寢即帝高廟田千秋

上上書言有白頭翁教臣云子弄父兵罪當答上悟曰此

高廟神靈告我也知太子無罪作歸來望忠之臺於湖天

下聞而悲之○三年匈奴寇五原今豐州西酒泉遣李廣

田千秋

書

下詔
既陳
後霍
詔輔
光輔
太子

窮極
武事

幕南
無王
連受
置城
降城

利擊之廣利降匈奴○四年罷方士侯神人者○以田千
秋為相封富民侯罷議輪臺屯田輪臺西域國各接支渠
犁田先發步兵屯田於
此下詔深陳既往之悔○後元二年上幸五柞宮在扶風
蓋屋縣
有以五柞宮病篤以霍光為大司馬大將軍受遺詔輔太子
上在位五十四年改元者十有一曰建元元光元朔元狩
元鼎元封太初天漢太始征和後元上雄材大畧承文景
豐富之後窮極武事嘗謂高帝遺惟平城之憂思如齊襄
公復伏九世之讐襄公九世祖哀公嘗為魏侯所然而數
于周至襄公八年遂伐紀而復之
並同征匈奴盡漢兵勢匈奴遠遁幕南無王庭以漢之
南無匈奴
取受匈奴來降之義
取受降城本雲中郡在榆林縣東北八里元屬振武軍西
東受降城在豐州西北八十里今天德軍理於此城中受降
城在榆林通西域通西南夷東擊朝鮮南伐粵軍旅歲起

內事
土木

賣武
功爵
級爵
造幣
皮幣
白金
作平均
準法

內事土木築上苑屬南山建柏梁臺在長安城北開內
曰云因以香柏為
梁而作承露銅盤高二十丈大七圍曰罍上有仙人掌
得各作承露銅盤高二十丈大七圍曰罍上有仙人掌
泉宮通天臺上舊云仙人掌擊王蓋以以方士公孫卿言
取雲表之露和玉屑飲之謂可長生
神仙好棲居作蜚廉桂館貫○蜚廉神禽名通夫莖即承
露也臺作首山宮莖歸云首山屬河東蒲坂一云
宮在安千門萬戶東鳳閣西虎圈權上○北太液池中有
獸闌也
漸尖○取水出臺蓬萊方丈瀛洲壺梁橋南王堂壁門王
為飾故立神明臺自鳳閣以下至此
皆在建章宮內作明光宮在安皆極
日壁門
後藤數巡幸崇祠祀修封禪國用不給賣武功爵級元朔
六年六月詔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贖罪置
賞官名曰武功爵級十七萬九千三百餘萬金造鹿皮幣
白金幣以國用不足故以白鹿皮為
幣以薦璧又造銀錫為白金桑弘羊孔僅觀之徒作
均輸平準法
均輸平準法如商賈所轉販者為賦而相灌輸也平準者

漢書

籠天下之貨物貴即賣之賤則買之使富興利以佐助費
商大賈无所牟大利而萬物不得騰踊
非置監官主官之務管等舟車上見造緡民錢緡絲以貫錢也
云千錢出善二十也蓋天下蕭然末年盜起微无輪臺一詔
一緡則取稅二十也漢幾不免為秦言若无罷輪臺七山下詔深陳既所用

丞相初惟曰蚡橫稍專也擅上嘗謂蚡曰卿除吏盡未吾亦
欲除更後皆充位而已除授官也盡未猶言盡乎才盡乎
武帝遂謂備負也○林曰自此之後公孫弘後國家多事丞
相連以誅死公孫賀拜相至涕泣不肯拜亦卒以罪死酷

吏張湯趙禹杜周義縱王溫舒之徒皆嘗峻用刑法然湯
等有罪亦不貸不寬也其間卜式兒俱寬之屬亦以長者
見用汲黯獨以嚴見憚數切諫不得留內也為東海屬

淮南今守好清淨卧閣內不出而郡中大治入為九卿

聖跡云入為主辭上方招文學嘗曰吾欲云云此如黯
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黯曰

言豈惟深中武帝之病凡人君鮮不然矣堯舜禹湯文武
則无欲者也自餘賢主則能克己空欲者也齊小白晉車
耳之徒則內多欲而外施仁義者也所謂欲者或酒或色
或貨宝或宮室或遊畋或博奕或書藝圖益以為文或開
工闢遠以為武或崇尚佛釋以為清或希慕神仙以為高
雖汚索不齊害有大小皆足以變移志慮荒廢政理雖勉
求行仁仁必不足以感入心雖強於行義義必不足以正
民行以其无實也是故入君莫大乎脩身莫大乎寡
欲欲誠不行則心虛而善入氣平而理勝上怒罷朝曰甚
矣黯之顛也他日又曰古有社稷臣黯近之矣淮南王安

淮南所王長之子文帝六年因廢十六年安繼封謀反曰漢廷大臣獨汲黯好直
諫守節死義如丞相弘等說之如發蒙耳漢書註如發物
也黯嘗拜淮陽陳州守曰臣病不能任郡事願為即中
出入禁闥補過拾遺拾其遺失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

臣汲黯社稷臣

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仁義

臣汲黯社稷臣

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

招選
俊異

君矣。顧淮陽吏良不相得，徒得君之重，卧而治之。至淮陽十歲，竟卒，黜甚為去聲。上所重大將軍衛青，雖貴上或蹠廁見之。廁，林也。○仲馮曰：古者見木，則見之。臣御坐為起，蹠廁者輕之也。如黜不冠，不見也。上招選天下材智士俊異者，寵用之。莊助漢書：莊助，明帝。朱買臣，臣也。吾立壽主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在左右也。朱買臣，臣也。吾立壽主司馬相如，東方朔，枚皋，終軍等，在左右也。相如特以詞賦得幸，朔舉不根，持論去聲，好去聲詼，戲也。○譏諧也。和上以俳排優戲，難劇，畜之，朔嘗語去聲上前，侏儒讀以為上欲殺之，句侏儒泣請命，上問朔，朔曰：侏儒欲死，臣朔飢欲死，伏日三伏。後第三庚為初伏，四庚為中伏，立秋後，初庚為末伏，曆忌釋云：伏者，金氣伏藏之日也。旧制嘗以此日賜百官肉。賜肉，晏朝先斫肉持歸，上召問，令評自責，朔曰：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按劍斫肉，何壯也。斫之不多，何廉也。歸遺去聲。

東方朔
肉遺
細君

細君妻也又何仁也。然朔亦時直諫，有所補益。自季少君以來，求神仙不巳，文成誅而五利至，五利以文成為言，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及五利又誅，公孫卿等尤見聽信。末年帝乃悟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楚宜切。可少病而已。漢興雖自惠帝已除挾書之禁，禁自始皇焚書。除其令，文帝已廣遊學之路，然儒學終未盡盛。至帝世董仲舒公孫弘皆以春秋進，兒寬亦以經術飾吏事。後又有孔安國等出表章六經。漢以詩書易禮春秋為六經。實自經表章者表異而章顯之也。實自帝始，數獲祥瑞，白麟，朱鴈，芝房，寶鼎，皆為樂章薦之。郊廟武帝骨祠，五時獲白麟，華東海獲赤雁，華甘泉芝草，生九莖連葉，幸汾陰得寶鼎，乃作白麟，朱雁，芝房，室鼎之歌。薦于郊廟，以文章亦至帝世始盛。人以為有三代夏殷周之風焉。帝壽七十通鑑注而崩，葬茂陵。在安西府北太子立，是為

文章
始盛
代有風

孝昭皇帝

孝昭皇帝名弗陵世鈞晉堯母亦飛夫人趙氏娠十四月而生武

帝命其門曰堯母門昔堯母生堯年七歲體壯大多知

武帝欲立之察群臣惟霍光忠厚可任大事使黃門管歸

門黃畫畫同下周公負成王朝諸侯以賜負成主負其衣

南面負衣以朝諸侯陳曰武帝必置後事優游暇豫非

人所及前世主人主如成王顧命事已不可及若魏明帝執

司馬懿手托以後事又指齊王芳以示之唐太宗命高宗

以召李世勳而用之皆是宵中放不報是以如此武帝只

於平時見被霍光令人畫周公負成主以與之指置了恭

然無事強留之際二三公拜受詔床下畧无一言它白群

臣俯首聽命於顧命大臣不救一遺遺去責鈞弋夫人賜死

人有議論者以武帝見之之明也遺去責鈞弋夫人賜死

曰古國家所以亂由主少去聲母壯驕滿自恣也胡曰此事非

聖人莫能也若周公之於管蔡魯國之於哀姜是也鈞弋

夫人不聞其罪而預防防備亂而殺之過矣漢武為初子遠

慮獨無善處之道乎苟能執春秋大義妾母不得稱若母

右不得離朝播告之修著為漢法藏之宗廟竟在大臣鈞

且三子第以長不得立謀反赦弗治評黨與字伏誅說見

○始元六年蘇武還自匈奴武初徙北海上掘野鼠去去上

也摘草實而食之卧起持漢節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

何自苦如此陵與衛律降匈奴皆富貴律亦屢勸武降終

不肯漢使者至匈奴詭詭委切言武已死漢使知之

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句足有帛書云武在大澤中匈奴

不能隱乃遣武還武留匈奴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還須

鬚髮盡白拜為典屬燭下同國官主畜夷屬國○胡曰卜武

公雋不疑乃布衣用繡衣薦即拜刺史武帝故事光所見

也蘇子卿持節十九年竟不辱命考其在匈奴中對時

玩武於

惟論武為

蘇武

善盡

論武

明事

霍光

堯母

上以官
外制

燕王
言上

亦不虛得矣厥後招致譏訕○左將軍上官桀上官姓子安為霍光婚亦不虛得矣生女立為皇后桀與安自以右之祖父乃不若也光以外祖專制朝事桀與光爭權時鄂國在武益其長上公主帝婿為去所愛了外人丁姓外求封侯不許怨光燕王且自以帝兄常怨望御史大夫桑弘羊為子弟求官不得亦怨望於是皆與且通謀詎令人為且上上書言光出都肄異郎羽林道上稱蹕也孟康曰都肄也蹕音也總閱計習武備衛之官疾如羽多如林也言光之出本為擅調夫益莫閣視軍士而於道上備用天子警蹕之制也府校尉莫與幕通幕府者帥府也武帝嘗令衛青伐匈奴故擅調選增益幕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侯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下公卿講議弘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且光聞之止畫室中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

燕王
不書

論至
明帝

誅上
等官

軍安在桀曰以燕王告其罪不敢入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句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廣明都郎屬耳知之且將軍為非讀不須校尉言如以光調益校尉是時元鳳元年帝年十四尚常書官掌出納王左右皆驚而上赴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追上不聽後桀黨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有毀者坐之自是無敢復言之德莫大於至明也周成主有懿德矣高祖文景俱不如也桀等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而立且安又謀誘且至誅之廢帝而立桀會有知其謀者以聞捕桀安弘羊等并宗族盡誅之蓋主與且皆自殺○四年傳介子使去西

傳介
子蘭

霍光
廢宣

長安
獄子

泰山
石立
復樹

溫舒
路言
獄吏

尉平
廷

域誘樓蘭王刺殺之馳傳詣闕以其為去聲匈奴反間

湘也○元平元年帝年二十一而崩在位十四年案元平

十三年而此云十四年者蓋帝即位二年方始改元則在位實十有四年後多劫此改元者三曰始

元元鳳元平霍光為政與民休息天下無事昌邑國在王

賀哀王驁傳之子武帝孫也光迎賀入即位尊皇后為皇

太后賀福戲無度光奏廢之迎立武帝曾孫是為中宗孝

宣皇帝

孝宣皇帝初名病已以後改名詢武帝之曾孫也初侯太子

據納史良娣弟○漢書注良娣女官也太子生史皇孫進

故曰史進生病已數月遭平蠱事皆繫獄望氣者言長安

獄中有天子氣武帝遣使去聲令去聲盡殺獄中人丙吉時治

平獄拒不納曰他人無辜罪也尚不可况皇曾孫乎使者

還報武帝曰天也及長高材好學亦喜游俠具知閭里

姦邪吏治去聲得失昭帝元鳳中泰山有天石自起立向上

林有樞美也樹復起蚕食其葉曰公孫病已立也言樹已

儉慈仁愛入可以嗣孝昭後迎入即位既立六年霍光卒

始親政○地節三年路溫舒上書言秦存十失差文秦

武勇二也賤仁義之士三也貴治獄之吏四也正言者謂

之誹謗五也造過者謂之妖言六也先王法服不用於世

七也忠良切言者鬱於胸八也譽諛之聲其一尚存治平

獄之吏是也俗語曰畫地為獄議不入雖非真獄也刻木

為吏期不對雖非真吏也此悲痛之辭願省上法制寬刑

罰則太平可與上為去聲置廷尉平刑掌平獄刑號為平矣

○膠東王寄景帝相去聲王成勞去聲來去聲○徠同亦勞也

氏霍

來不怠治去聲有異績賜爵關內侯賜爵者但賜其爵而○

魏相魏姓名為丞相丙吉為御史大夫○四年霍氏謀反伏

誅夷其族告者皆封列侯初霍氏奢縱茂陵徐福上吐並

同疏言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不聽至是人為去

徐生上書曰客有過戈主人見其竈直突突同竈肉也直

傍有積薪謂主人更庚為曲突其突曲則速徙其薪主人

不應俄也失火鄉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殺牛置酒謝其鄉

人人謂主人曰鄉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

論功而賞讀曲突徙薪無恩澤向焦焦同傷頭爛額為牛

客邪上乃賜福帛以為郎帝初立謁高廟霍光駿乘去九

後張安世代安乘上從容肆體甚安近焉故俗傳霍氏

曲突

福賜

乘於

以

之禍萌於駿乘○北海郡屬山東太守失邑以治行去第

一入為太司農九卿之一主渤海郡屬山東太守龔遂入

為冰衡都尉官掌先是渤海歲饑盜起選遂為太守召見

現問何以治平盜遂對曰海濱遐遠不沾聖化其民

飢寒而更不恤也使陛下赤子嬰兒盜弄兵於潢積水

黃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也上曰選用賢良固

欲安之遂曰治亂民如治亂繩不可急也願無拘臣以文

法得便宜從事上許焉乘傳去至渤海界郡發兵迎向遂

皆遣還移書罷捕捕盜賊吏諸持田器者為良民持兵者

乃為盜遂單車傳車又至府盜聞即時解蟹散民有持刀

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牛犢曰何為去帶牛佩犢勞

去來去聲巡行郡中皆有蓄充積獄訟止息至是召入○元

趙廣漢

尹翁歸

康元年殺京兆尹京兆三輔之一今安西趙廣漢初廣漢為潁川郡屬河南太守潁川俗讀豪傑相明黨廣漢為鉤項同師古曰若今盛錢藏瓶為小孔簞可入而不可出用受書令投於中受吏民投書使相告託託謂攻發人之陰私也姦黨散落盜賊不得發落聚也散落也由是入為京兆尹尤善為鉤距晉灼曰鉤致者其聚解也鉤得其隱伏之情而以得其情閭里銖銖兩十銖為兩兩十四銖為兩之姦皆知句發姦擿剔伏如神擿挑伏隱也謂發明姦京兆政清長張老傳自漢興治京兆者莫能及至是人上書言廣漢以私怨論去殺人下廷尉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竟坐腰斬廣漢廉明威制豪強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以尹翁歸為右扶風三輔之一今鳳翁歸初為東海太守過戈辭廷尉于定國定國欲託邑子也子男

魏相

子之稱邑字者同邑之子也定國語終日竟不敢見不取東海人故欲以邑子為翁歸託也語終日竟不敢見不取以邑子見曰此賢將漢制太守掌兼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言邑子之托不足為翁歸任又不可以治郡高第遂入治翁歸竟以東海治第常為三輔最扶風治效常之最通鑿○二年上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其右地書今其肅末昌府乃漢匈奴之右地使不復擾西域魏相諫曰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夫敵加於已怨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讀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入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固家之大矜驕人民之眾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匈奴未有犯於邊境今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二百

二十二二人此非小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讎草芥喻
之念於遠夷殆趙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顯更附
庸國在今在蕭牆之內邦東成曰蕭之為言肅也牆謂
亦州費縣而在蕭牆之內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
肅恭焉是以上從相言此一節日本誤在蓋寬饒奏封事
謂之蕭牆也謂之蕭牆也上從相言此下寬饒誤在二疏乞骸骨正二疏
誤在尹翁歸為右扶風下先零卷畔誤在此下○三年太
子太傅疏疎姓下同廣與兄子太子少傅疏受少傅官各周
少保日三上赴疏乞骸骨乞骸骨乞骸骨許之加賜黃
金公卿故人設祖道供恭張帳東門外祖道古之行者必
後行也供張者陳設也送者車數百兩兩輪日兩道路觀
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既歸日賣金共供具請族人故舊賓
客相與娛樂不為去子孫立產業曰賢而多財則損其志
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扶富者眾之怨也吾不欲益其

卷畔

過而生怨

○神元舊作非年先零種名

與諸卷畔上使問

後將軍趙充國誰可將者充國年七十餘對曰無踰老臣

復問將軍度堂入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充國曰兵難遙度

願至金城郡屬鞏昌圖上上声下方略乃詣金城上屯由

奏願罷騎兵留步兵萬餘分屯要害處紫阻之凡在我條

不出兵條約也謂約束留田便宜十二事大畧一言七由

兵以省大費五言令士卒循河湟澧穀六言以閑暇繕治

之害九言不捐城武虜乘間十言无驚動河南太介小

介使生佗變之憂十一言治湟陔中道秦每上輒下公卿

議初是其計者什三凡與十通什三者上中有三後中什

五最後什八魏相任信也其計可必用上從之○年司隸

校尉官掌總部河南河內右扶風左馮翊京蓋入寬饒奏

趙充國

金城

留田

便宜

事

十

蓋寬

饒奏

封事

魏相
條便
行事

封事言事上以為怨謗下吏寬饒自剄○三年丞相魏相
薨故事舊制上上制書者皆為二封一様署書其一曰副
句領尚常書者先發副封所言不善屏丙去去上同不奏自
霍光薨後相即白去副封以防壅蔽及為相好共觀漢故
事句及便宜讀章奏數條句漢興以來便宜行事及賢臣
賈誼晁錯董仲舒等所言見上請施行之事皆敕據史日探史
案事郡國句○分案及休告告婦從家還至府輒白四方
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異郡不上句○上相輒奏言之與
御史大夫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至是吉代為丞相吉
上尚寬大好禮讓嘗出逢群鬪死傷不問逢牛喘川上○
使問逐牛行幾里矣或譏吉失問吉曰民鬪京兆所當禁
宰相不親細事非所當問也方春未可熱恐牛暑也故喘

中上
下
辭說旬

丙吉
知大
體

民不
忍欺

此時氣失節三公調陰陽職當憂人以為知大體○五鳳
元年殺左馮翊翊之○三輔之一今同州屬陝西韓延壽延壽為吏好古
教化由潁川太守入為馮翊民有兄弟相訟延壽閉閣井
思過有幸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訟者各悔不復爭
郡中翕歛也然相敕厲勉歷恩信周徧莫復有詞訟民吏
推吹其至誠不忍欺給至是坐事棄市百姓莫不流涕見
通○年丙吉薨黃霸為丞相霸嘗為潁川太守吏民稱神
明不可欺力教化後誅罰長張吏官主治中又日別駕許
丞老病聾督郵官主糾察郡吏即知郡白欲逐之霸曰許丞
讀廉吏句雖老尚能拜起重聽何傷數明易亦下長吏送
故迎新之費及姦吏因緣絕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
所易新吏又未必賢或不如其故徒相益為亂凡治去道

耿壽昌 常求 倉 殺光 楊惲

去上其太甚者耳霸以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為天下第一至是代吉霸材長於治平下民及為相功名損於治郡時○四年太司農耿壽昌白令邊郡皆築倉穀賤增價而糴苗以利農穀貴減價而糴挑以利民名曰常平倉○殺前光祿勳九卿之一掌宿衛官掖即光祿卿也武帝改曰光祿勳楊惲惲廉潔無私人上上書告惲為妖惡言免為庶人惲家君治產自娛其友孫會宗戒之惲報曰過夫行夫虧當為農夫以沒世田家作苦歲時伏臘伏伏自見前臘案曆書云冬後第三戌日為臘日烹羊魚飽炮羔斗酒自勞夫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嗚嗚其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於廢切○不洽種一頃上豆落而為其其也○豆人生行樂洛耳須富貴何時滯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人上書告惲驕奢不悔下廷尉案得所與會

論韓 論 楊 死 政 之 為

張 五 日 敬 京 兆

宗書帝見而惡之之以大逆無道要腰斬司馬溫公曰以丙吉為丞相于定國為廷尉而趙主韓揚之死皆不厭眾心惜哉其為善政之累大矣周官司寇之法有議賢議能謂賢乎然則雖有死罪猶將宥之况罪不足以致乎○甘露元年公卿奏京兆尹張敞上惲之黨友不宜處并位上惜敞材寢其奏不行也敞使掾絮女乎又音舜有所案驗舜私歸曰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謂敞有章劾敞聞舜語即收繫獄竟致其死後為去舜家所告旬敞上赴書從闕下亡命也歲餘京師枹鼓數朔警上思敞能復召用之○黃霸卒于定國為丞相定國父于公初為獄吏東海有孝婦寡居不嫁以養其姑夫姑姑以年老妨害也婦嫁自經死姑女告婦迫死其母婦不能辯自誣伏于公羊之不能得孝婦死東海枯旱三年後太守來公言其故太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于公治有德

于定國廷民不呼邪朝

圖臣閣

守祭孝婦冢冢山頂之腫起也遂雨于公治欲有陰德令

評高大門閭容駟馬車曰吾後世必有興者子定國以地

節元年為廷尉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

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至是由御史大夫代霸○匈

奴亂五單于屠者單于呼韓邪單于呼揭爭立呼韓邪耶

單于上赴書願款呼也○塞稱藩○臣甘露三年來朝

詔以客禮待之位諸侯王上荀悅曰春秋之義王者无外

遠人跡介絕故正朔不及禮教不加非尊之也其勢然也

詩曰自彼氏羌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君必奉王貢若不供

我則有辭讓号令加焉非敵國之謂也今待以不臣○上

之禮加之王公之上僭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已○上

以我狄賓服思股肱之羨乃圖畫畫其人於麒麟閣西安

惟霍光不名曰太司馬大將軍博陸薊州侯姓霍氏其次

張安世韓增趙充國魏相丙吉杜延年劉德梁丘姓賀蕭

為治精

望之蘇武凡十一人皆有功德知名當世○帝在位改元

者七曰本始地節元康神爵五鳳甘露黃龍凡二十六年

年改元崩葬杜陵帝興於閭閻閭門知民事之艱難

厲精為治樞機樞機樞機治之要也周密品式品第備具拜刺

次史守數相去輒親見問常曰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歎

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

乎以為太守吏民之本數變易則民不安故二千石有治

理效輒以玺書御中曰玺書也勉厲增秩爵品賜金公卿

缺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漢世良吏於是為盛信賞必罰

必審也信而後綜核嚴各實政事文學法理之士咸精

其能吏稱去其職民安其業遭值治匈奴衰亂推吹亡固

存信申威北夷單于慕義替首稱藩頭至地功光祖宗

業垂後裔可謂中興也謀齊德商宗周宣矣太子即位是

為孝元皇帝

孝元皇帝名爽初為太子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

吏以刑名繩下嘗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

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

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

亂視也一說目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

家者太子也司馬溫公曰王霸天異道昔三代之隆禮樂

諸侯諸侯有能率其與自同討不遵以尊王室者則謂之

亂其所以行之也皆本仁祖義任賢使能賞善罰惡禁暴

誅亂取非若白黑甘苦之相反也漢之所以不能復三代

治者由入主之不為非先王之道不可復行於世也夫

儒者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誠不足以為治也獨不可求

真儒而用之乎稷契皋陶周公孔子皆大儒也使漢得而

用之功烈豈若是而止耶孝宣謂太子儒而不立關於治

過甚矣哉殆非所以訓宣帝也去聲太子母家許氏許后

以霍氏毒死宣帝本始三年許后當娠病霍光妻顯冷女

故弗忍廢太子至是即位初元元年立皇后王氏王

於此實萌二年下蕭望之周堪及宗正官掌劉更生生歆皆

免為庶人時史高宣帝母黨以外屬蜀領尚常書事望之堪副

之二人帝師傅數朔言治亂陳正事選更生給事中官掌

顧問應對以有事殿中故曰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

議史高充位而已由是與望之有隙中書令官掌中書弘

恭僕射夜亦曰僕射石顯自宣帝時又典樞機及帝即位多

疾以顯中人無外黨遂委以政事事無大小因顯白決貴

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惠習事能深得人主微

指也也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去傷人與高表裏在外為表

漢家
自有
制度

論王
霸無
異道

儒者
君子
有小人

四人
同心
謀議

通鑑
無及
字

望之
中書
官

不省
召致
廷尉
獄

舊本
終字
下字
必字

之等患外戚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去中書
政本國家樞機中書都堂乃庶政之樞機宜以通明公正處之
武帝遊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
不近刑人之義不在君側上不能從恭顯奏望之堪更生
朋黨相稱善數謂諸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
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下省以召
致廷尉為送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
非但廷尉問刑令評出視事親視政事恭顯使高說上竟罷免
後上復徵堪更生為中郎且欲以望之為相恭顯許史皆
則自畏猶知望之素高節不謂謂厚建白望之不悔
過服罪深懷怨望自以託師傳終不坐句非頗也望之
於獄塞色其快快快心則聖朝無以施試恩厚上曰太傅

望之
自殺

論元
帝易
寤難

匈奴
歸遊

京房
李易

石顯
威權
日盛

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過必
無所憂過猶罪也謂具坐以薄罪召令謁者召望之因急
發執金吾軍衛官各吾禦也常執金華以禦非常一說車
騎馳圍其第也望之飲鴆自殺司馬溫公曰甚矣孝元之
顯之蓄望之其邪說詭計哉有所不能辨也至於始疑望
之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死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
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計也
孝元則不然使顯得肆其邪心而大臣安所懲乎
弘恭死石顯為中書令○五年匈奴致質支單于殺漢使
者西走康居○東光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北
歸庭來朝也○建昭二年殺魏郡大各今太守京房
學易亦於焦延壽延壽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為
即屢言災異有驗嘗宴見現言事意指石顯顯奏出之尋
徵下獄棄市詳見○顯威權日盛與中書僕射牟梁牟姓

陳湯矯制
支單

帝徒優
不勸

史丹伏青蒲
諫

石顯免
死

黃霧四塞

封王恭
新都
立趙
燕
皇
梅福
上書

少去聲府官掌營繕也五鹿充宗五鹿姓充宗名結為黨友諸附倚

者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累累綬若

若邪積古曰累累重○三年西域副校尉陳湯矯制發兵

與都護官掌監擊到支單于於康居斬之四年

春傳去聲首至京懸懸景街皆十日景街亦夷所鄙之處也故懸其頭於此以

示○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願留漢以後宮王嬙嬙

字昭君賜之○帝崩在位十六年改元者四初元末光建

昭竟寧帝雖喜儒術得韋玄成匡衡為相無相業帝徒優

游不斷缺也○漢業衰焉太子即位是為孝成皇帝

孝成皇帝名驚教母王氏生帝於甲觀貫○太子宮有甲

也次水好經書其後幸酒樂音燕樂洛元帝時為太子幾

尊王氏為皇太后以元長男王鳳為大司馬大將軍領尚

常書事○建始元年石顯以罪御史條惡免歸道死○封舅

王崇為安成侯賜譚商立根逢時爵閔內侯譚也商也立

也皆王太后兄弟黃霧四塞色○楊興曰高帝之約非功

時林王氏五侯黃霧四塞不侯今王氏皆以无功為侯

故天為○河平二年悉封諸舅為列侯○陽朔三年王鳳

卒王音鳳為大司馬王譚領城門兵○鴻嘉四年王譚卒

王商領城門兵○永始元年封太后弟之子莽為新都侯

○立皇后趙氏名飛燕女弟妹合德為婕妤接好○女官

言接幸也○二年王音卒王商弟為大司馬○故南昌屬

昌尉梅福上並書曰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

權日以益盛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同建始以來日食

地震三倍春秋水災無與比數上聲○師古曰言極

多不可比校而數也陰盛

陽微金鐵為聲漢書云河平二年沛縣此何景也書上

不報其○四年王商卒商為大司馬在明年案通鑑事○

安昌侯張禹以帝師傅每有大政必與豫定議時吏民多

上書言災異王氏專政所致自上至禹策辟闕也左右親

以示禹禹自見年老子孫弱恐為法同王氏所怨謂上曰

春秋日食地震或為諸侯相殺夷狄侵中國災變之意深

遠難見故聖人罕漢上言命不語怪神性與天道自子

貢之屬不得聞何況淺見鄙儒之所言新學小生亂道誤

人宜無與母信用上雅也正信愛禹由是不疑王氏故槐里

邑屬令朱雲上書求見現願賜尚方監掌供御器物斬馬劍斷

上端倭臣一人頭以厲其餘上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上

大怒曰小臣居下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朱雲下雲

攀殿檻也闕折去云呼去曰臣得下從龍逢比干遊於地

下足矣未知聖朝何如耳左將軍辛慶忌叩頭流血爭同

之上意乃解及當治平檻上曰勿易因而輯集同謂補之

朱雲

信張
禹言
不疑
王氏

王莽
大司
馬

丁傳
用事
夏賀
良言
改元
易號

孝哀皇帝

孝哀皇帝名欣定陶恭王康之子元帝之孫也祖母傅氏

母丁氏成帝無子故立為太子至是即位丁傳丁明用事

罷大司馬莽就第歸私○建平元年用夏賀良言漢歷中

衰當更更下受天命宜急改元易亦號乃改元太初更號

帝幸董賢

陳聖劉太平皇帝尋罷改元更號事誅夏賀良等○帝幸董賢通鑑云出則乘入御左右貴震朝廷元壽元年以賢為大司馬二年帝崩賢自殺○帝在位七年即位二年改元改元者二曰建平元壽太皇太后元帝以王莽為大司馬領尚書事迎中仲山王即位是為孝平皇帝

大皇臨朝

孝平皇帝名箕子後更名衍晉中山孝王興之子元帝孫也哀帝崩立為嗣太皇太后臨朝大司馬莽秉政百官總

莽為安漢王

加錫九

已紀以聽各總已元始元年莽為安漢公○四年聘莽女為皇后加安漢公莽號宰衡通鑑曰采伊尹周公稱號位諸侯王上○五年太師孔光卒成哀以來光等為三公養成漢禍諂倂成風上上同書頌莽者至四十八萬人加莽九錫與馬服也樂則也朱戶也納陛也虎賁也弓矢也鉞鉞也○臘

子詔為太子

攝居

莽即真天子號新

日莽上椒酒於帝置毒帝崩在位六年即位二年改元改元者一曰元始太皇太后詔徵宣帝玄孫嬰四世孫曰玄孫東平王曾孫也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嬰莽居攝踐祚祖去帝位也贊曰假皇帝民臣謂之攝皇帝

孺子嬰為嗣之初是為王莽居攝元年劉崇起兵討也莽

不克死○二年東郡屬山東今東昌府太守翟義故丞相方進子

也起兵討莽不克死○初始元年莽即真天子位國號新

更號漢太皇太后曰新室文母太皇太后通鑑嬰為皇太子王莽居攝改

元若二日居攝王莽者王曼萬之子也孝元皇后兄弟八

人王鳳王曼王音獨曼早死不侯莽幼孤群兄弟皆將軍

五侯子句乘時後靡以輿馬聲色女聲樂侏游相高莽折舌

節為恭儉勤身博學被服如儒生外交英俊內事諸父叔伯

虛譽隆洽

廢孺子安

公定

楊雄稱莽功德

日諸曲有禮意封新都侯爵位益尊節操愈謙虛言隆洽

也合也傾其諸父遂得漢政哀帝崩迎立平帝五年而弒

帝攝位三年竟篡位國號新○始建國元年廢孺子嬰為

定安公後世權臣擅命降○二年漢太皇太后王氏崩案

盜起在五年○天鳳四年荆州屬湖北盜起新市江夏人王

匡為之帥將去○馬武王常成丹往從之藏於綠林山中

在當○五年莽大夫楊雄死書曰莽大夫楊雄死者雄字

子雲成帝之世以奏賦為郎給事黃門二世帝平帝哀不從

官及莽篡以著老久次不轉為大夫嘗作太玄擬法言

擬論卒章稱莽功德比真伊周後又作劇繁秦羨新也甚

言秦惠稱之文以頌莽劉棻實嘗從雄學奇字奇義未詳棻坐

事誅辭連及雄時雄校教書天祿閣在安西漢藏上使者

來欲取之雄從閣上自投下莽詔勿問至是死○琅琊樊

崇東海刁相子都等兵起○地皇三年崇兵自號赤眉通

故天忍其衆與莽兵亂○綠林兵分為下江新市兵○荆州

平林兵起○漢宗室劉縯衍及弟秀起兵春隰陵新市平

林兵皆附之明年諸將共立劉玄為皇帝玄春陵戴侯買

之後與縯秀同高祖四在祖時在平林軍中號更庚下始

將軍諸將貪其懦弱去○弱立之南面立朝群臣句以手

刮鬪也○席羞愧流汗不能言大赦改元更始都于宛下

並○更始元年即莽地劉秀大破莽兵於昆陽○成紀屬

州隗囂敷兵起○公孫述起兵成都府屬四川○更始遣

將破武關柝屬南陽人鄧曄為起兵迎入長安衆兵誅

莽傳並去下首詣更始莽未篡時更定官名及十二州界

立劉玄皇帝

劉玄

劉玄

劉玄

劉玄

劉玄

更田名
田曰

立均市
司錢

更作
貨

罷置改易天下多事更造錯倉刀錯塗也謂以黃金錯其文曰錯刀直五千契
 刀環大如錢身形如刀長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等貨
 既篡位以劉字卯金刀也籀文劉字从刀禁剛卯金刀曰眼
 月知日作長三寸廣一寸或王或金或挑著革囊佩之錄其一面去佩以辟邪之利不得行罷錯
 刀契力五銖錢錢重五銖也等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
 得買賣勇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分餘由予同九族曾祖
 祖父已子孫曾孫玄孫二鄉里句○萬二千故無田者
 說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莽詔曰周禮有餘貨樂語有五
 受田立五均司市錢府官均云云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釜蹄司市者常以囚時仲且定物價各為其市平之民賣
 物貨不佳者均官考驗其價之貴賤使其得其平錢府者民
 有之絕欲除貨者錢府與令去民各以所業為貢粟工以
 什器商以更作寶貨有金銀龜貝錢布龜介也生海中亦
 貫物之類如車乘肉如料米古者五物六名二十八品釜蹄云錢貨
 貨與而室布說見下

改貨
泉

四方
思漢
鑄成

節解
美

品龜貨四品貝貨五品布貨十品并銀貨中百姓潰亂寶
 又有黃金一品則為六名而有二十八品矣
 貨不行乃行小錢大錢數更變不信盜鑄即私及私
 挾王銖錢者抵罪於是農商失業食貨俱廢民至涕泣市
 道後又改貨布貨泉布泉皆錢也以其布於民間故每一
 易錢民又大陷坑也犯鑄錢法檻車鎖頸傳詣長安者以
 十萬數上死什六七改易制度政令煩多四方囂警同通
 聲然謳吟思漢久矣歲旱蝗災人相食遠近兵起莽
 以五石銅鑄威斗如北斗狀李奇曰以五色藥石及銅而
 斗欲以厭葉勝衆兵出入使入負之以行向至漢兵入宮
 猶旋席隨斗柄而坐曰天生德於予漢兵其如予何斬首
 於漸臺軍人分其身節解節分其解而切之也之自篡
 至王改元者三曰始建國天鳳地皇凡十五年傳莽首至

更始 洛陽 遷都 長安 赤眉 殺更 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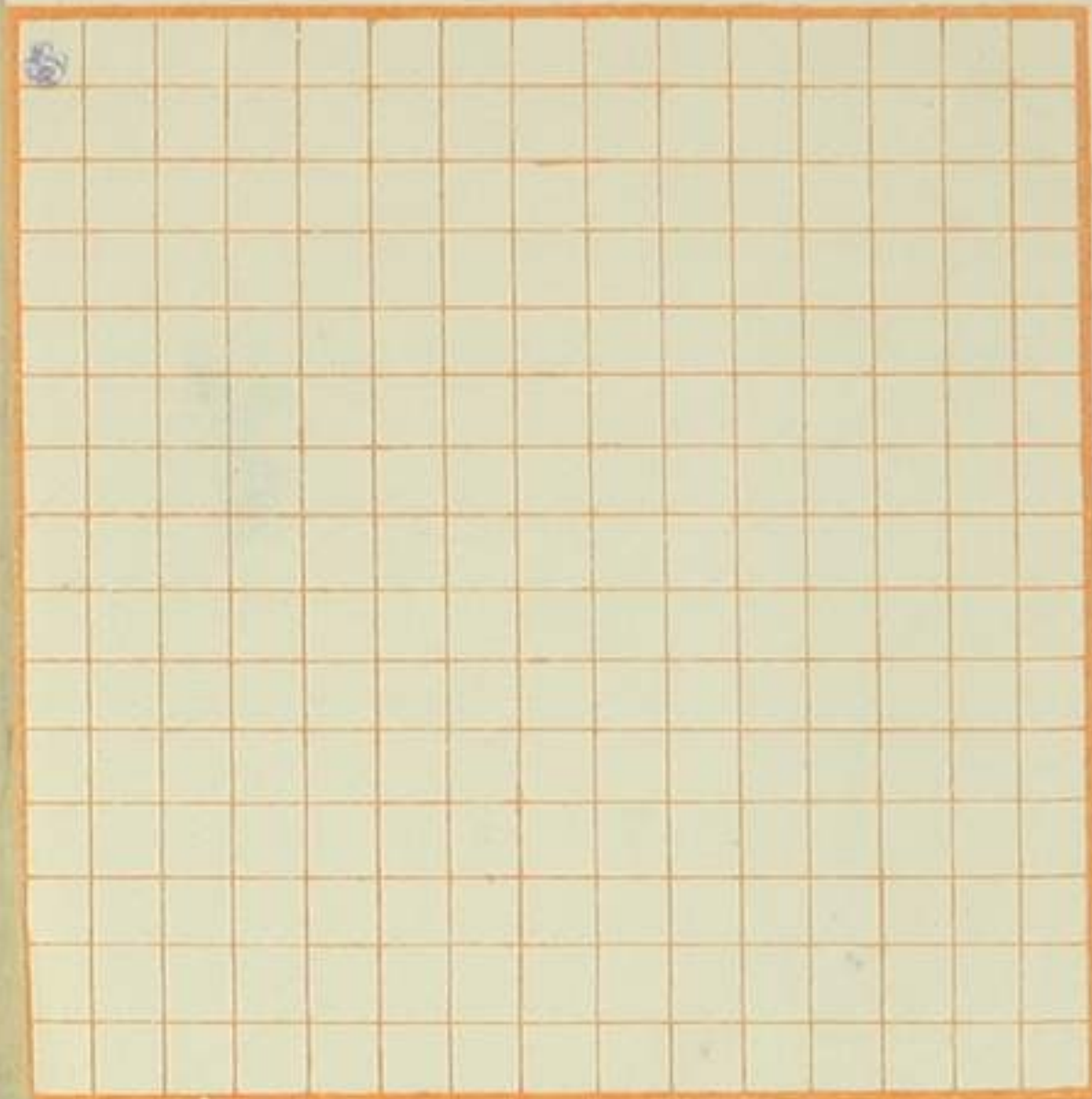
更始自宛遷都洛陽父老見司隸校尉官屬或垂涕曰
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更始元年遷都長安○赤眉
攻長安明年赤眉入更始出奔已而降平赤眉句為聲所
殺自立至正凡三年前數月大司馬秀已即位於河北是
為世祖光武皇帝司馬溫公曰高祖奮布衣提三尺劍而
知人善任使而已故高祖曰吾項國家無百姓不如蕭何
運籌策決成敗不如子房戰必勝攻必取不如韓信三者
皆人傑吾能用之所以取天下韓信亦曰陛下不善將兵
而善將將期言盡之矣呂氏之亂漢氏不絕如綫然而卒
不能為患者外有宗藩之強內有絳灌之忠也文景之時
天下家給人足幾致刑措後世皆知其恭慕莫能及之矣
民之情何常不欲安樂而富壽哉文景能勿擾之而已矣
孝武喜滂侈慕神仙宮室無度巡遊不息窮兵於四夷嚴
刑而重賦迹其行事視始皇何遠哉此以崇儒重道求賢
納諫故其成敗若此之殊也孝昭以童稚之年辨霍光之
忠確然不可動何天資之明也然光猶專政而不歸此則
光之罪矣孝宣幼總數名實信賞必罰吏稱其職民安其業
方之孝武功烈優焉孝元優游不斷崇業始衰孝成荒于
酒色委政外家孝哀狼懷不明變華盈朝陵夷至于孝平

以初冲嗣位王莽目之遂移漢林莽恃其詐隱順民玩兵
罪盈怨積天下叛之更始雖漢宗室以儒而立考其即位
立朝群臣羞愧割席殊失人君之態厥後委政趙萌日夜
飲燕群臣欲見言事輒醉而不視朝是以既得之矣又失
之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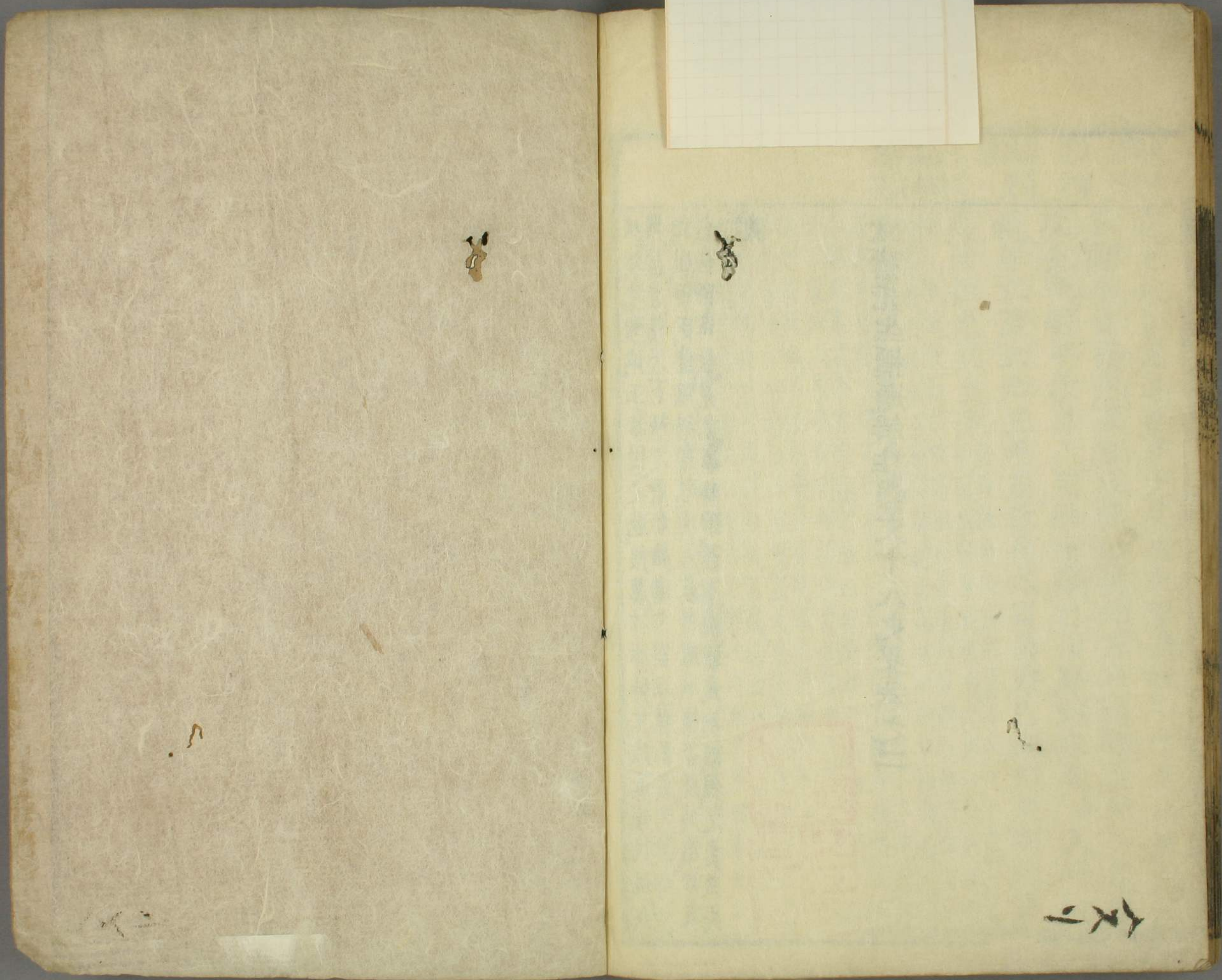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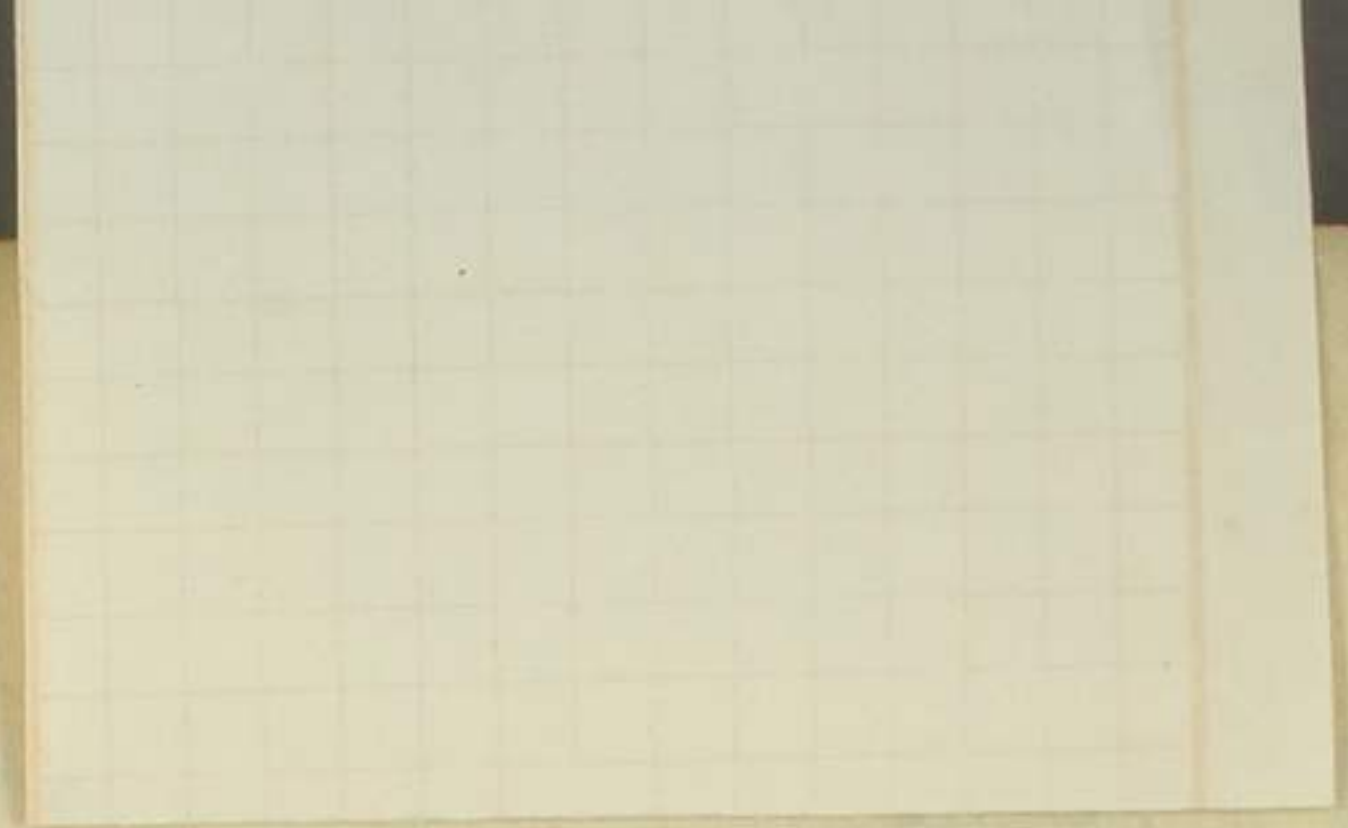


立齋先生標題解註釋文十八史畧卷之二

4 年 10 月



4 年



Hand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possibly reading '天行' (Tenryū).

